

第四卷第九期目錄

百靈廟……………	劉熹亭
青海各民族的生活……………	少穎
山西一行記……………	吳億
中國共匪區裏的情形……………	木石譯
歐洲和平往那裏去？……………	李鴻程譯
明代自宮宦官之研究……………	王崇武譯
金聖歎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	韓庭棕
杜甫生平及其詩歌的時代劃分……………	毓靈

西北論衡社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國立北平圖書館

西北論衡第四卷第六期目錄

國防與文學西北	張玄
我國縣教育行政制度之變遷及其出路	楊恆
明初軍屯之擴展及其組織	王崇武譯
清代西北屯墾史料	車克
我的宗教觀	韓鏡清
駝家生活	達烏德
附詩一首——駝夫行	達烏德
編者的話	編者

西北論衡第四卷第七期目錄

新疆之民族及人口	譚惕吾
山西之金鑛業	劉烹亭
川邊馬邊縣夷人的結婚	菊生
山西農村裏的苦力生活狀況	禾木
晉綏農民生活雜話	吳億
西北紀遊	顏奚
我之藝術修養	薛鳳雛
一週雜記	韓庭棕

百靈廟

劉熹亭

小引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半，在博作義將軍指揮下的國軍克復了百靈廟，消息傳來，舉國如狂。前線將士在大青山下的冰天雪地中，衝風寒，冒萬險，在敵人飛機猛烈轟炸下，新式武器密擊中，前進衝鋒，奮勇爭先，竟能以一日夜的工夫，收復百靈廟，勇武神速，出乎敵人意料之外，而為中華民族奠下了復興的基礎，我們謹以萬分的虔誠，敬禮我前方為全中華民族殺敵求生的諸將士。

因百靈廟的收復，「百靈廟」三字，一時轟動了全國，但關於百靈廟的沿革，地勢，情形，知道的還很少，且也少有詳細的記載。茲參考幾篇遊記，幾種西北地理的書籍，和最近報紙的記載，寫成這一篇文字，以供一般人參閱。

百靈廟為世注目的起始到現在

百靈廟的名，原先人們知道的很少，自從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廟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以後，才為世人注目，一時頓成為蒙旗行政中心，自後因蒙政會操握大權的德王受某方利誘威脅，甘心做溥儀第二，一變蒙旗行政中心，而為某方侵略我綏遠及西北諸省甚至根本滅亡

我國的軍事政治根據地。

幸我綏省蒙古各盟旗長官，赤心愛國，忠誠不二，深惡德王的傾心某方，為虎作倀，深懼國土的再被蠶食，日漸淪亡，紛紛請求中央，另行設立綏境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辦理烏蘭察布盟所屬各旗，伊克昭盟所屬各旗，歸化土默特旗，綏東五縣右翼四旗，地方自治事務，而於今年春季成立。

綏境蒙政會成立，中央即明令縮小百靈廟舊蒙政會行政範圍，改為察境蒙政會，並令遷出百靈廟，移設察省，以昭名實相符，不意德王感不悔過，抗不遷移，更由某方牽線，積極在廟規劃經營，招軍屯糧，早作侵入綏西北的根據地，及綏東戰事爆發，匪偽侵擾我興和，陶林，集寧等地，凶謀未逞，更計由廟侵犯綏垣包頭，不意國軍用兵神速，一鼓而下，根本與匪偽一致命的打擊！完全破壞匪偽侵犯我綏東綏北的計劃。

由歸綏至百靈廟的道路

百靈廟當大青山的背，在歸綏的西北，與歸綏相距三百六十里，或稱三百里，或云四百二十里，因口外的里

數，均未正式丈量過。通常雖多稱三百六十里，實在足夠四百餘里。

廟與歸綏間，可通汽車，交通還算便利，但沿途高低不平，石塊很多，顛簸很甚，因為原是車馬大路，沒再修整，勉強着行駛汽車。

汽車由歸綏城駛行，直向西北開去，越過平綏鐵路，行約三十里經北沙梁，上大青山道，過蜈蚣壩，山勢高低，曲折盤旋，險阻異常，車行困難，至最險峻之一段，仰望見危崖上刻有「化險為夷」四紅字，如斗大，是民十五年國民軍吉鴻昌部隊駐紮時所修，凡經過這裏的人，無不感念他們的好處。越過不少的山頂，車在四面削壁的深溝中，曲折蜿蜒，車輪與大石子相撞擊，車裏的人一顛一簸，這樣橫穿過萬峰重疊，有四十里。穿出大青山，即到綏蒙交界的武川縣城。歸綏至武川，相距九十里。

沿途可見車馬駱駝，有小村莊，屋舍都是剝落的土房子，山麓旁的小土房，牆上寫「留人小店，茶水方便」幾個字的，是為往來山路的客商憩息的店棧。

過武川西北行完全進入蒙古草地，一片高原地，前望無際，車行無阻，人烟稀少，荒涼異常。每隔百餘里，方見一二土堡。路上所見除有數的牛馬羣外，常有一羣羣的

黃羊，馳奔潑趣。有兩句詩描寫得很好，是：「漫山牛羊成異色，幾點幃幕樂天年。」

由武川經土默特旗邊界，召河，鴻記，二分子，再行六十里，即到白靈廟了。廟很高大，遠遠望去，好似王宮一般。

由歸綏至白靈廟，乘汽車普通用九個小時或十個小時，每人車費在十元左右。若乘騾車，費用僅五元左右，但需時三天半。要是騎駱駝時間還得多，要整整的四天，但腳費也最便宜，只要三元即行。總之，所需的時間和所納的路費成反比例。所需的時間越少，所納的路費就越多。

白靈廟名稱的由來和建廟的傳說

白靈廟建在清代康熙的時候，大約在康熙三十年至三十六年的中間，（一六九一——一六九七）康熙征噶爾丹時駐軍在這裏，北征回京時，取庫裕建築，賜名廣福寺（或曰永福寺，或曰鴻齋寺），俗稱貝勒寺。蒙語為「巴圖喇喇嘎召」。傳說元太祖駐軍時，見地勢環山險固，賜名「巴圖喇喇嘎」，意為「堅固之關」蒙人因地名廟，簡稱曰「巴圖廟」，書者誤「巴圖」為「白嶺」。民九年廟被匪焚燬，雲王重修，書者又疑「白嶺」為「貝勒」。民二

十二年蒙古地方自治運動興起，又改「白嶺」爲「百靈」，才有「百靈廟」的稱號，取「百靈相助」的意思。初次見於德王等第一次的通電。「百」字又有寫作「白」字，稱爲「白靈廟」的。

建廟的原因，據傳說是康熙帝定噶爾丹，班師回京的時候，駐軍在此，某天晚上，聽見有女子彈琴的聲音，發於山谷間，遣人循聲遠訪，終未能見，却在山谷間發見一泉穴，康熙帝親往察勘，見其氣勢若龍頭龍尾，以爲主生帝王，因建蓋百靈廟，意在壓制這一帶的王氣，保持清代江山億萬年不絕。

廟及其附近村落的概況

廟的建築，全仿西藏拉薩的布達拉寺，美麗莊嚴。殿舍有千餘間，一律塗着朱紅的顏色，金頂輝煌，四圍是喇嘛住的小白房子，完全是素潔整齊的白色圍牆。廟的面積約有四方里，周圍有佛塔十一座，魁傑巍峨，形勢非常雄壯。

舊蒙政會在廟的稍東，即是廟後的山麓，一連有三十多個蒙古包，是全體蒙委會職員食宿辦公的地址。

蒙政會以東二里的地方有二十多家漢商的房子，成一村落，和百靈廟中間隔着一條小河。是大青山北漢蒙貿易

的中心。在二十多家商戶中，手工業者居半數，如皮舖，木匠舖，鐵匠舖，成衣局之類。除爲雜貨店，其著者有白明三，復元奎，積記，聚義公數家，近年某方又設有「百靈廟飯店」。郵局，無線電台，稽查處，保安隊，徵收局，也都在這裏。商戶貿易的方式，以百靈廟爲中心，分割各旗成若干貿易區，跑旗商人，一牛一車，一兩人載貨輪行蒙古包，分散售給蒙人，換取牛畜皮毛，牛羊則放置牧羣，皮毛則轉運綏遠，售給外商。春夏交間，商戶常集牛馬數千，羊不萬隻，皮幾千張，毛幾萬斤，獲利很大。

廟有喇嘛千餘人，教權歸「達喇嘛」，僧政屬「格斯貴」，法規極嚴，一向習慣，週廟三十里內，婦女不得居住。即商人也不能攜帶眷屬。所以廟東二十多家商店的村落，沒有一個女子。凡逗留在廟的附近，須得「格斯貴」允的可，否則就被驅逐，如租界然，即是旗務公署也不能干涉。自從蒙政會設在這裏，各盟王公咸集，職員携眷者也漸多，會政壓倒僧政，「格斯貴」權力的靈效，一天不如一天了。

廟周圍的山水及鄰近的地方

廟在環山中，四山以內，方圓十數里，廟建於廣場之偏西地區，清流外繞，風景頗佳。山外全爲未開闢之蒙古

草原，無村落，無人家。一片平坦沙漠，不毛之地，遠望廟地好似平野中，突起的一座孤城。

廟南是土邱，高三七餘丈，名寇肯山，亦稱女兒山。傳說山裏有一位美麗的女神，曾佐助成吉思汗建立汗馬功勞，喜音律，馬頭琴的發明者就是她。馬頭琴弓絃鬆軟，音韻壯烈，馬上馳聘之際，撥奏幽揚，是蒙人的絕技，可惜能者很少，恐怕將要失傳了。清康熙皇帝駐軍時，每聞山中樂聲，惡其作祟，因建穢物鎮壓，女神厭惡不潔，從此一怒遠蕩北海，至今鎮物還依然在廟。

寇肯山以南，土地平衍，清流橫貫，水草很盛，一望無垠，是一天然牧場，每當夏季，綏遠包頭的商戶，都在這裏牧畜，氈幕星布，牧羣棋列，羣馬臥躍山巔，怪駝嚼草絕響，兔走，鷹飛，獵犬四縱，乘馬逐獵，夕陽銜山，炊煙直起，蟲鳴，馬嘶，自然美境，一幅畫圖，是時遊人精神感無上之怡快。若能開菜圃，植果林，就更美妙了。北齊附律金作的一首塞外風土詩，正是這種寫照，描寫的再好不能，說道：

「敕律川，陰山下，天以穹廬，籠罩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廟西南山如五指，極高極險。凹處壘石成圍，方可二

畝，傳說是當年康熙帝駐蹕的營壘，稱做「康熙營」，山脚有小河，稱做埃布格，自西東流會女山河，轉流西北，繞廟如帶，入沙漠中。河多草魚，如蛇形，有毒不能吃，禁人捕捉。產怪蛇，綠質紅斑，逢人便追，性凶惡，遊者戒懼。水流很急，導用可磨麵發電。山產藥材，如黃苔，大黃，柴胡，桔梗之類，俯視皆是。藥商有願出七千元開採者，管理的人因迷信風水，拒絕不允，貨棄於地，可惜的很。

廟西北八十里是成諾爾圖召，呼圖克圖是亞勒格孫，民十七圓寂，轉生在廟南格前公，二十三年六月僧衆迎請回廟。

廟北四十里是羅隆蘇木，富煤炭，因風雨剝蝕，露出地面，俯拾即是，土人迷信神說，稱燒用不祥，蒙政會曾有人極力主張開採，但結果也不成。神的迷信力量真不少，可惜貨又棄於地。

廟東七十里，有烏蘭巴特兒城的古蹟，城垣早已傾圮。傳說有名烏特蘭巴特兒的一位壯士，強武勇悍，噶爾丹之役，清軍潰敗，他孤城抗戰，盼望清朝的援軍不至，半載的工夫，食盡糧絕，城陷受戮，以後烏蘭巴特兒壯士自忘其死，往往顯形這裏，至今土人，以神祀之。

廟的會期和附近的兩種害物

廟是內蒙有名的聖地，會期在舊曆六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天，遠近喇嘛來還願參禮的很多。跳鬼驅祟，步舞盤旋，饒鈸聒耳，極爲熱鬧。據說十五日是麥達佛（即文殊菩薩）出巡日，神出風隨，舞作盤旋式，是比擬風的意思。十六日跳塔，事見藏經。說是神建佛寺，一切木材磚石，由一青牛轉運，寺成佛忘牛功，牛不高興，一怒而在人世以暴力稱王，食人畜無數，佛母調動天兵天將，合力共擒，牛擒悔過，佛憫牛過，超度爲神。這天人最多，面具奇異，跳舞極熱烈。十七日是彌勒佛出世日，說有兩個獵夫，日嗜殺生，一天行近羣鹿，衆鹿紛奔，跑入彌勒洞，彌勒以法收伏，獵者縱大追捕，入洞也被收伏，獵夫失鹿喪犬，追踪探尋，至洞引弓發矢，矢紛紛墜，心大驚異，彌勒勸皈依，不再殺牲，遂成正果。

廟附近有兩種害物，一種是成羣結隊的惡狼，牲畜受噬害者，每年有百分之三十，但只爲害牛羊，絕不傷人，土人因之稱作神獸，以爲獵之不祥。又一種害物是刺眼蟲，腹白睛紅，大和馬脛差不多，飛如閃電，凡着人眼，即受咀如刺，從眼球轉入腦中，人就死。所以人多帶風鏡防衛眼目，或身備藥物。但專爲害於人，絕不能爲害牲

畜。

廟地受屬的蒙旗及在交通上的地位

廟在蒙旗腹地，是喀爾喀右翼旗南部的著名大召，地屬喀爾喀右翼旗，喀爾喀俗稱達爾罕貝勒旗，簡稱達爾罕旗，或寫「達爾汗旗」，在四子部落西，茂明安旗東，歸化土默特北，瀚海以南，東西百二十里，南北百三十里，凡一千二百餘方里，有蒙民三萬餘，蒙兵五百，漢人經商者五百餘人，氣候嚴涼，雨量稀少，土質膠膩而多沙石，五谷不能熟，完全遊牧草地。

達爾罕旗原屬札薩科圖汗，清康熙間，噶爾丹北侵外蒙，雲王先祖不堪其蹂躪，率札薩科圖汗民衆南來；清廷懷柔招徠，令沿途所屬，供給牛糧，帳棚，設地安插，割給四子部落的西北，即成現今的達爾罕旗，現在統轄其地者即是雲王，雲王名「雲端旺楚克」。

雲王府（即達爾罕王府）在百靈廟以北七十里，騎馬半日可達。建築宏偉，形如城池，府東有瞭望台高四丈，府南有泉水繚繞，風景絕佳，天然佳構。

廟地在交通上，當庫倫大道，是西北出入內蒙的門戶，凡新甘綏商人運貨行草地者，必經此路。自舊蒙政會成立以後，各盟王公咸集於此，汽車可直達雲王府，茂明

安旗，東大宮等地。新綏公路，亦經此地。自某方利用德王為傀儡後，更開公路，東連熱河，西通額濟納，阿拉善等旗，以至新疆，銳意經營，以為東西交通的總樞紐。

廟地在自然地形上所屬的區域

廟地在自然地形上，屬烏蘭察布草原，這一草原係由多個消蝕平面及多數盆地聯合拼湊而成。消蝕平面是由高低不平的地形，經過極大之風化及侵蝕作用，歷年久遠而成，平均高度一千二百公尺。地勢由南向北側斜，南面較高，多起伏的狀態，二百公尺以上的邱陵很多，中間有無數湖泊及乾涸的盆地分布其上。

綏省的自然地形，通常分作五區，烏蘭察布草原的平均高度佔第二位。茲分列五個草原的平均高度如左：

自然區 平均高度 區域 範圍

(公尺)

(一) 豐鎮邱陵 一，三七〇 「自伊山崗山南，察省

以西，以至清水河，和林格爾，旗下營，陶林一帶。」

(二) 烏蘭察布 一，二〇〇 「烏蘭察布盟。」

草原

(三) 歸綏平原 一，一〇〇 「歸綏，包頭，薩拉齊

等縣。」

(四) 後套平原 一，一〇〇 「拍子補隆，磴口，隆

興長等一帶。」

(五) 鄂爾多斯 一，一〇〇 「河套之本部。」

沙磧

廟地的高度及在軍事上的地位

烏蘭察布草原的平均高度，佔五個自然區平均高度的第二位。而百靈廟的高度，比較在烏蘭察布各地的高度中，要佔第一位，同時比較全綏各重要地的高度，也要佔第二位，茲比較分列綏省各地的高度如左：

地名 高度(公尺)

豐鎮 一，一八五

涼城 一，二四七

平地泉(集寧) 一，四〇四

十八台車站 一，五八〇 (以上屬豐鎮邱陵區)

歸化車站 一，〇四八

托克托 九五七

包頭車站 一，〇一五

畢克齊 一，〇二二

察素齊 一，一二〇

薩拉齊 一，〇一三（以上屬歸綏平原區）

拍子補隆 一，〇七四

中國堂 一，〇三九

磴口 一，〇五〇

隆興長 一，〇九八（以上屬後套平原區）

武川縣 一，三七〇

錫拉毛利招 一，四六〇

百靈廟 一，五二〇（以上屬烏蘭察布草原區）

上列各地的高度，除十八台車站外，即以百靈廟為最高。再比較歸化（歸綏），武川，百靈廟三地的高度，武川高過歸綏三二二公尺，百靈廟又高過武川一五〇公尺，而百靈廟高過歸綏即有四七二公尺。由歸綏到百靈廟，一路往上爬。尤其蜈蚣嶺一帶，坡度甚高。由百靈廟到歸綏。一路向下行。在軍事上說，由百靈廟下攻歸綏易，由歸綏上攻百靈廟，就比較要困難費氣力。

廟又在環山中，地勢險峻，山厚約四五里，高在三百米以上。進出道道，東西有兩大口子，南面有二小口子，南面的一小口子，正在廟前，稱九龍口，（或云山四周共有九口，合稱九龍口。）尤其險固，大有一夫當關，萬將莫

敵之勢。在軍事的攻守情勢上論，當然攻難守易。以一倍的軍力守，用三倍的軍力攻，假使雙方軍力的實質相等，恐怕也難攻下。

廟地收復的重大意義

百靈廟在軍事上既估如此重要地位，所以某方年來，利用匪偽，在此厚集糧秣子彈，以為西下包頭，南擾綏垣的根據地，以全力集中此間，當作軍事上的發展要地。廟地為匪偽盤據，綏垣即時感到威脅。故我當局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兵略，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完全收復廟地，某方年來積極經營的苦心，至是完全被我破壞，造成我抗戰中的第一光榮記錄。

廟地的收復，在目前軍事上說，是解除了匪偽進窺歸綏包頭的根據地。但更有一種超軍事的重大意義，是破壞了某方年來對我東北西北極大包圍的陣綫，打開了某方隔絕我西北方面的國際通路。某方年來以百靈廟作中心，修公路，開航線，安設無線電台，東連熱河，察哈爾，西通寧夏，新疆。與多倫，瀋陽，嘉卜寺，遙相呼應，成一大包圍陣綫，隔斷我西北方面國際通路，兼在對付蘇聯，狼子野心，處心積慮，原意在根本滅亡我國，今幸傅作義將軍運策神速，前敵將士忠勇用命，收復關係我民族生死

之軍事要地。

蔣委員長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洛陽軍分校演說：

「百靈廟的收復，實為我民族復興的起點！」

我們謹祝望全國民衆，一體抗戰，發動整個的抗戰陣

線，使蔣委員長的話一定成爲事實，在最短時期內，証實了：

「百靈廟的收復真是我民族復興的起點！」

二五，十二，十。

顧頡剛主編

大眾知識 第一卷 第四期 要目

論	文	時評	傳記	文藝	書評	
本刊的名稱內容和立場..... 編者	戰時財政與中國..... 崔敬伯	羅斯福的經濟政策與中國..... 連士升	創造的戰爭..... 楊 縉	論非常時的領袖..... 趙超構	命運..... 顧頡剛	日德反共同盟..... 侃
馬德里的爭奪戰..... 侃	綏遠軍事..... 侃	張 睿..... 張秀亞	程耀先..... 長 劍	逼..... 伍石夫	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 吳世昌	

月出二冊 每冊一角三分 全年連郵二元八角

總經理處：上海亞東圖書館

青海各民族的生活

少 穎

青海僻處西陲，物產豐富，以二百萬方哩的土地，僅有人口一百餘萬，加以交通梗塞，百業不振，因之一切設施，均形落後。其民族除滿族外，則漢蒙回藏各族均雜居於其間，茲略分述於後：

漢族：多半分佈於樂都，民和，循化，大通，西甯等縣，據說他們是由金陵遷去的。牠們在這地廣人稀的地方，無論所操何業，只要稍微努力一點，則生活絕不足憂慮，因為既得了舒適的生活，所以都不願履艱蹈險向外發展，而內地人民對於他們的印象，便與該地土民魚目混珠了！國人一提到西北人，腦筋裏就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觀念，以為西北人恐怕連話都不會說。這種觀念，令人多麼可笑！而他們的職業，以農為主，商業次之，工業更次之，近十數年來，一般漢人感於世界求知潮流之澎湃的影響，再若如此的因循不去，恐怕將有不能立足之勢，所以在國內外負笈求學者頗不乏人。惟在今日農村破產，經濟崩潰之情形下，多數有志之青年皆為心餘而力絀，不能發展其所抱負，只有望洋興嘆而已！他們的生活，語言，禮俗，習慣等均與內地無異！

該地的漢民雖然在政治軍事上沒有多大的地位，而在文化方面確有了不少的貢獻。如在省內各地興辦學校的人均為漢族，因之在當地的許多土民和番民均被同化。而且在政軍各界掌理機要文書事宜者，皆為漢人所充當。可惜該省的漢人究屬甚少，不能把多數的土民感化過來，這種事，還得中央要有相當的扶助，才能奏效。曾記得在該地設立省治之始，在省城之西新闢了數縣，如玉樹，都蘭，共和……等縣，所有的行政人員當然是漢人居多，可是所謂縣府的所在地，多半設在山勢嵯峨，草木蔥蘢的古廟內，所有的居民均是逐水草而遷移的，沒有一定住所，一旦聽到什麼縣長呀，局長呀！到來以後，他們便不約而同的收拾起帳篷，聚齊了牛羊，大驚小怪的逃遁到不知去向了！縣府的職員亦無法制止，因了語言的隔閡，有時還以毫無意義的小事，而引起重大的糾紛，如以武力威嚇時，則他們的土槍土炮，大刀利刃之類，應有盡有，若提防不周密時，反被他們陷害了。所以縣府的一切行政費，均由省府担負，因是公務人員除每日三餐而外，無所事事，在那紅日初昇，一直到夕陽西下時，整天的隨身攜一張羊

皮或其他的獸皮，鋪於古廟院中，過那日光浴的生活了！近幾年來，在該地行政人員，逐漸諳熟了土語和番語，在訓練民衆方面剛剛着手！

回族：西北回族勢力最大，尤以青海爲然。他們因了宗教關係，團結性非常大，他們有苦幹的精神，所以在當地的政治軍事上也得了較高的地位。我們簡單的舉一個例來說吧！如該省有中等學校十餘處，學生有數千，而各校的精神方面比較起來，還是回教促進會的中學執牛耳。因爲該校的經費非常充裕，而其他中學雖云省立，但經費很拮据，所以一般在省城內教書有地位的人，對於回族立中學也是趨之若鶩，就是在外省聘教員，以優厚的月薪，頗能招徠許多學識豐富的人襄理校務。在學生方面說，他們均是回族的弟子，所以在宗教，風俗，習慣，生活，語言，各方面當然是一致的，全校整個軍事化，紀律非常森嚴，槍刀都有，武裝制服，按時發給，膳，宿，書籍，及一切雜費，均由學校供給，學生除了服從命令，按時上課而外，別無顧慮。

蒙族：分爲左右二盟，共計爲五部二十八族，茲將其名稱分述之於下：（甲）和碩特部，（1）前左翼首旗，現住於大通縣境內（2）南左翼牛旗，現住黃河南岸（3）

南左翼後旗，住青海迤北（4）南左翼末旗，現住湟源縣境內（5）前首旗，住貴德黃河南岸（6）南右翼後旗，現住青海之北（7）南右翼中旗，現住貴德縣南部（8）南右翼末旗，現住烏蘭淖爾（9）西前旗，現住察罕淖爾，（10）西後旗，現住柴達木爾立代乃等處（11）西右翼後旗，住柴達木毛此胡（12）西右翼前旗，住大通縣永安堡等地（13）西右翼牛旗，住吉吉乃爾，（14）西右翼後旗，住柴達木巴隆（15）北前旗，住布哈河（16）北左翼旗，住柴達木塞右塘（17）北左翼末旗，住達不遜淖爾（18）北右翼旗，住湟源札藏寺（19）北右翼末旗，住柴達木庫魯克，（20）東上旗，現住鹽池西（乙）土爾扈特部（1）南前旗現住，黃河南部（2）南中旗，現住石禮格爾達，（3）南後旗，現住大通永安一帶（4）西旗，住托里和（丙）綽羅斯部（1）南右翼顯旗，現住鍋密一帶（2）北中旗，現住西甯水峽一帶（丁）輝特部（1）輝特南旗，現住湟源恰不恰等地（戊）喀爾喀部（1）喀爾喀南右旗，住青海南岸。以上爲蒙族各部的名稱。談到他們的生

活及智識方面，又與內地相差太遠。他們根本就不懂什麼叫文化，所以一切生活，均是機械式的，一般蒙人，都穿着綿羊皮山羊皮製成的笨重白皮襖，領子是羔羊皮製成

的，外面罩着寬約五寸，長約三尺的紅布，很像內地人穿的大衣。甚至就是春秋冬三季總是離不掉皮衣。腳上無論男女，均不穿襪子，祇穿上一雙長統牛皮靴，裏面墊上毛毡，就算舒適。他們所吃的食物大部為炒麵，乳渣，酥油，牛羊肉等類，有時還可將森林中的野菜採來亂吃。最特奇的就是他們實行着小家庭制度，他們的子女到成年時則各自追求着愛人，由愛而至於實行同居。這時男女兩方的家長認為他倆的人品才能以及經濟狀況具備時，男方的父母就向女方送彩禮求婚，經女方先許後，雙方就商定結婚日期，舉行隆重的結婚儀式。在未婚前，男方必須搭起一所新帳幕，裏面設備了一切用具，對於新郎應得的財物牲畜分配就緒，而女方的父母也同樣的對於自己女兒的嫁妝和牲畜財物，指定妥當。到舉行婚禮時，就把兩方的牲畜財物，齊聚在帳幕外邊，把衣物禮品陳列在幕內，是時兩方的親友在熱烈的慶賀中，他倆很虔誠的接受了新帳幕內外的一切，就算定成了美滿的新家庭。從此他倆就脫離了父母，正式的度那小家庭的生活了。他們的這種情形很帶點西洋味，男女的婚姻是絕對的自由，男女的繼承權更是平等。婦女均是天足，體格健壯，性情樸實，並善於騎射，確為男子的一個好助手！

藏族：他們的衣食住和蒙人差不多，惟他們極信仰佛教，共分為兩大派：一為黃教，一為紅教，黃教祖師為宗喀吧，紅教祖師為拉奔班媽，信仰黃教者多而信仰紅教者少。他們除了遵奉教禮而外，其餘的一切，還是脫不了十八世紀的型範。他們一般青年男女的生活最為浪漫，因為他們除了放牛放羊打獵而外，別無所事，而且他們接近的機會也很多，整天的在一塊兒唱歌啦，跳舞啦！一般青年男女的父母，認為自己的兒女交際愈廣，便愈看重，所以青年男女們便如瘋如狂的度那玫瑰色的生活，我們在這裏把他們的幾首情歌寫在下面以供讀者之玩味：

(1) 貴族們的姑娘，好似仙桃的核兒，但是高樹上的桃，他有成熟的一日吧！(2) 鮮花開過了，蜜蜂不用愁，情緣既斬斷，又何愁之有。(3) 淺水邊的情雁，願長此留連，冰堅湖凍，只好毅然飛向天邊。(4) 將美麗的鮮花，拿到佛前供獻，朝夕依依的黃蜂，也飛向別人殿前。(5) 無上的佛像，雖堅強的默求憶念，還是不入我的腦際，但她那嫵媚的嬌姿，却時時隱約在我的眼前。(6) 對你真誠懇摯的心，若是學佛，此生此體，何愁不得登西天。(7) 親愛的人兒，是否同我長期作伴？她道：『除非死別，決不生離』。(8) 依着她的心理，我又犧牲了

佛緣，若毅然入山修道，又違背了她的心願，（9）珠寶在我家時，不知有這般珍貴，現在失諸人手，才顯他的萬能。（10）心坎上的愛，若得長途相伴，那末脚不履鞋，也覺前程快樂！（11）滿腔的愁緒，不足爲外人道，怕的是冤家歡喜，愛人掉傷！（12）由上界降凡，豈花似的愛人啊！不但求此生與你同居，還祝我倆來世相遇！以上這不過是他們一般青年男女互相愛慕之情歌，至於談到他們的真正婚姻問題，有以下的儀式：凡他們的千百戶長等，勉強有正式結婚者外，普通大衆，咸係野婚。因爲男女少時同牧於山野，相悅即可擇爲配偶，聲請父母允許，以「哈達」作爲聘禮，擇定吉日婚配。至舉行結婚禮節之日，新郎在家中特別的掃除清潔，壁上懸掛各種佛像，前設小棹一排，擺上許多的酥油奶餅及各種食物，兩旁鋪以皮墊爲坐，上設新娘坐位，鋪白氈一條，中心用小麥堆成卐字形花紋，當新婦進門的時候，迎新者匿于黑暗處，趁新娘不提防時，大吼一聲，隨撒五穀一把，使新娘驚愕，意謂可以把新娘帶來之惡魔赫出。然後進屋拜家神父母，送親者蒸獻「哈達」一條于新娘之前，一懸于中柱之上，隨致賀詞，祝新夫婦百年偕老，恩愛永固等古慶之詞。然後扶新娘坐于花紋上，父母親戚及迎送者，均按次坐下。先食

長山果一枚，次進麥粥一碗，于是各人皆用酒席。少頃女家推陪奩及哈達至，將女家門庭履歷敘述一番，意謂本不聯姻，奈以天緣難逃，勢非得已等詞，並勉勵新郎數語。男家親友，互相應答，甚形忙碌，醉後口角，幾至持刀相向，但拘于習俗，亦無認真砍殺者。次日男家親戚請新人至，各家款以酒飯，並唱歌跳舞，以誌慶賀，女家遂引新婦回至娘家，俟數月後，男家復擇期再迎新婦，從此一番婚禮即告成。在這裏我們再重複的說幾句話，就是在青海的蒙藏人民，既無文化，又欠智識，所以他們除却吃喝玩樂而外，別無所事，什麼亡國呀，滅種呀，他們從來聽不到，即便聽到，也是莫明其妙！因是他們一切智識和活動，便可以他們的婚嫁儀式爲代表，就能窺測一斑了！

投 稿 簡 章

- 一、凡屬國際評論，中國問題，西北社會政治經濟等之論著，調查，通訊，雜俎均所歡迎。
- 二、文體不拘，但須暢達，並加標點符號，譯稿請附原文，或以原書名與出版年月地點詳告。
- 三、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四、稿件發表署名自便，但須註明真姓名，通信地址，以便通信。
- 五、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惟鴻篇巨著，經預先聲明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 六、來稿一經登載，酌酬現金或本刊。
- 七、來稿請寄北平後門三眼井四十二號本社。

山西一行記

吳 億

記者這一次行程，是十一月二號由北平到石莊，三號由石莊到太原，七號由太原到忻州，八號由忻州到醇縣，在醇縣連住十日，即動身經忻州，太原，石莊返回北平。在這山西一行裏所記的，僅是在這短短的十八天裏所見到的情形。

抗敵救亡已經明朗化

在××關東軍與華北駐屯軍所策劃的「蒙古政策」裏，是有先奪綏遠而後進攻山西的計劃，晉綏在社會的關係上，在政治的關係上有十分連繫的，所以在這×偽強兵壓境而血肉相搏的時候，綏遠朝野固很驚惶，而山西當局與民衆，也感受到很大的壓迫。晉綏爲保持主權計，爲完整領土計，抗敵救亡，自是必然的事，所以現在抗敵救亡的情形，就十分明朗化起來。

記者在大街小巷隨意遊逛的時候，看見有許許多多的壁報和畫報，黏貼在粉牆朱壁上。壁報是將×偽侵略的種種嚴重的消息，赤裸裸的都批露出來；畫報是把×軍和偽軍在各地的數目和侵略的路線及其嚴重性都描畫出來。在這種報畫黏貼的地方，總是擠滿了一堆人，尤其是下層民

衆，在那裏指指點點的瞧看。全國各地抗敵的氣氛現在雖很普遍，然而像這樣明白的在街衢土黏貼着宣傳品，實在還沒有見過。

後來記者又跑到幾個書店裏和書報社裏看了一看，在這些店社裏，抗敵救亡的刊物，也著實不少，有本市發行的，有外埠寄賣的。太原本是一個文化稍遜的都市，有這末多的刊物，真是可喜的事，經記者詳細調查，全太原市在報章雜誌上表現言論的有十九個文化團體，內中以抗敵的團體佔最大多數，如今日談（山西日報週刊），國防文學（山西日報週刊），最後生路（小型雜誌），突擊（小型雜誌），奮鬥（太原晚報週刊），婦女陣線（山西日報週刊），山西黨訊等等。而其表現抗敵的氣氛，是十分明朗化的。

記者由醇縣復返太原的時候，正是蔣委員長抵并的時候。當然這最高領袖的來臨，是有一場歡迎的，但是這一次的歡迎標語，是與從前不相同的。從前歡迎標語是「歡迎勞苦功高的蔣委員長」一類的，現在却換成「歡迎幫助綏東抗戰的領袖」或「歡迎領導抗敵的蔣委員長」之類

的。這些歡迎標語更換了明白的新的意義，這也是抗敵明
朗化的表現。

各界人員受訓忙碌

山西各界人員受訓，是以軍事訓練為主，學識訓練爲副。據說閻主任見於華北危機嚴重，山西已是首當其衝，必須將全省上下皆具軍事能力，方可應付此種重大事件，所以現在開始訓練各界人員。計正在訓練者：

- 一、縣長集中訓練，（在太原）
 - 二、區長集中訓練，（在太原）
 - 三、理工技術人員訓練，（在太原）
 - 四、學生集中訓練，（在太原）
 - 五、防共保衛團集中訓練，（在各縣分別施行）
 - 六、公道團幹事集中訓練，（在太原）
 - 七、政治工作人員訓練。（在太原）
- 計不久開始訓練者：
- 一、村長訓練，
 - 二、壯丁訓練，
 - 三、婦女訓練，
 - 四、市民訓練。
- 這幾種訓練，各個都在輪流完成，如這一次縣長訓

練，不久就可告畢，告畢後就委任赴縣，然後再調現任縣長集中太原受訓。其他訓練，也是這樣輪流完成。因爲，各界人員正在受訓，所以太原市現在穿長袍短褂的人是減少了，穿灰布軍服的人是加多了，一個久別乍到的人，總感覺到那裏的空氣是異樣的緊張。

記者曾見過一個受訓的熟人，據這個熟人表示，這些受訓的人，精神上是新鮮的，興奮的，且心口如願的。

除過各界人員受訓，實行軍事教育以外，新近在南門外設立一個實彈射擊的靶場。這個靶場是公開的，只要肯花一角大洋，就可實習射彈三粒，山西近來提倡軍事教育，於此可見一斑。

村政將要變更

歷年來山西各縣的村長，是採義務職及村民選制。每年當選的村長，多年高有德而無學識的人。這種人在推進一切事務的時候，很容易發生下列幾種錯誤：

- 一、將事拖延下去。
- 二、對事好重人情。
- 三、遇事不知如何處理。

因爲當選的村長，大多年歲很大，就不免要偷懶，不免要保守，不免要遲鈍，所以一件緊急的事務，一到他們

手裏，總是盡量往下拖延，拖延到不可再拖延，才起來敷衍敷衍。在現在一切都靈動化了，都迅速化了的時代，這般人當然是應當被淘汰的。

因為當村長的，大多要有德的人，所以一件事務到來，他們不是怕受罪於這個，就是怕受罪於那個，使事務或左或右，不能正當進行。更兼這些有德的人，都是封建社會的遺留，宗法的觀念，深刻的刻畫在腦海裏，對於一切事務，往往偏善於近族的人，使村中更生若干無謂的糾紛。在現在一切都理智化了，都嚴正化了的時代，這般人是應當被淘汰的。

因為當選的村長，大多沒學識，所以，在內處理村中之事務，在外應付縣區之諭告，都是弄的一塌糊塗，大題小作，小題大作，顛倒是非，淆亂聽聞，往往鬧的不可收拾，在現在一切都聰明化了，都科學化了的時代，這般人是應當被淘汰的。

當局在這民族危亡的時候，深感現在的村政，包含上述的幾種錯誤，所以擬畫改革。其主要的辦法如下：

- 一、村長必須高級小學畢業或具有同等學識者。
- 二、村長絕對迴避委任本村的人。
- 三、村長得享有小學教員之薪俸。

四、村長得升任區長或縣長，如其村政成績十分優良者。

上述改革辦法，記者探悉，明年起就要澈底實行，所謂不久開始的村長訓練，就做這個村政改革的基礎。

金融與食糧

在山西主要流通的貨幣，是山西省幣（山西四大銀行所發行），輔助流通的貨幣，是中，中，交三銀行的法幣，暗中售賣的，却是銀元幣。人民對於這明暗流通的三種貨幣，實有大不相同的心理，尤其在綏遠炮火爆發，山西情形緊張的現在。

一般放高利貸的富人，對於他們現有的錢財，不是收買銀元，就是屯集食糧；對於他們舊有的放款，不是折合法幣，就是加高利息。這樣一來，在山西的農村裏表示了幾種可怕的現象：

- 一、食糧高漲，（比半年前都高漲一倍以上）。
 - 二、省幣落價，（一元一角餘方可兌買一元法幣）。
 - 三、銀價提高，（一元銀幣售省幣一元四角）。
 - 四、錢市滯塞，（無放貸者）。
 - 五、百物高漲，（較前都漲一倍以上）。
- 閻主任對食糧高漲，極度憂慮，從四大銀行實物準備

庫提出麵粉，意欲平衡市價，提高省幣，結果爲一般奸商富人從中操縱而歸失敗。記者又由私人靈通方面，聽到食糧高漲與省幣落價，固然一方面爲奸商富人一時心理刺激的關係，而另一方面確實是因四大銀行實物準備庫以省幣購買食糧過甚的緣故。近日閻主任「告示山西人民書」已將一時心理刺激的話，一口道破，食糧省幣，似應復歸原價了。但不知可能與否？

在這食糧高漲及省幣落價的情形下，有兩種人迫切的感受到影響，一種是工廠裏的工徒，一種是農村裏的苦農。

工廠裏工徒的工資，在山西很不一律的，有的是四元五角，有的是六元，前者如育才機器廠，後者如兵工廠。在從前一般工徒每月食用大概是四元上下，這些微薄的工資，尙足支配；但自食糧高漲及省幣落價以後，工徒每月食用却無形高到七元五角上下，這些微薄的工資，已經不敷支配了。所以，工徒叫苦連天的要求增加工資。

農村裏的苦農，多數是沒有土地的，他們生活的維持，全依靠他們的工資，但是，工資是與地主早已言定了的，當然，他們的工資，在現在食糧高漲及省幣落價的時候，連生活都不能維持的。所以，這般人現在也是叫苦連

天的。

除過上述的，還有很多異常的現象，祇是這種現象多是部分的，零碎的，所以不再提敘了

編者按：吳億先生這篇文章，和現在事實頗多出入的地方。如山西紙幣和法幣價值，現在已經相等，沒有差異。因爲上期有印時沒有趕上，所以有許多敘述的地方，是失却時間性了。但因此篇文字，是吳先生實地見聞，很可寶貴，因此留登此期。讀者請不要當作明日黃花。

秋風日緊。何妨未雨綢繆！

北方冬夏時長，而春秋過短，此爲一班人所公認。現秋風日緊，轉瞬嚴冬，室中不能不備爐火。下列兩家煤礦公司，海內馳名。又復價格公道，諸君未雨綢繆，如欲大量購煤，何妨先往接洽？

寶興煤礦有限公司

接洽處：北平西城大喜胡同寶興煤礦公司駐平辦事處

電話西局二六六八

張家口寶興和煤礦公司

下花園寶興煤棧

興華總公司

經售處：宣化縣武家溝

張家口分銷處

下花園分銷處

中國共匪區裏的情形

Norman D. Hanwell 著
木石 譯

「當共匪走近一個村莊時，他們就在村外紮營，同時派遣幾個代表進村和村老們或官紳們談話，這樣可以使村民減少恐懼和驚擾。然後他們才開進村莊，接收公共機關。他們對於地方官紳的審判，有種種不同的方式。官紳如沒有人民的怨言，就允許自由；但倘若曾經壓迫過人民，就要被驅逐離職。在任何村莊裏，沒有把人頭掛在陳設在交通要地的木桿上的事，如同官方在山西汾陽將幾個共匪的首級高揭示衆似的。」

「共匪在出發前，就備妥一張調查單。註明向王先生索洋五十元，李某人五百元，趙某人能供給五千元，劉某從他的過剩貨棧裏預備出五十包糧食，唐先生贈送一百雙鞋……等。用這種方法共匪取得錢財和給養，而且習慣上都發給收據，常常在贈送東西者不要贈物證明書，他們也得要求物主收起所發的證明書。」

「自然百姓們對於這種贈與不是出於自願的，但覺這種要求非常合理，百姓們已經獲得了不少的損失。給與共匪的銀錢，一部分是儲蓄起來，剩下的那一部分，分配給窮人，作為周濟的費用。」

以上的幾段話，是一位新聞記者在今年視察山西匪區時所寫的，我自己在共匪未渡河以前，也曾到過這地方。

另外還有幾種報告，關於中國共匪行軍至一新地方時的情形，雖然記述不大詳細，但是也可從報告中，知道一個大概。往往因觀察或考察者的偏見，許多報告，不能一致。假如報告者，是一位當共匪來時受到很大損失的，他的記載一定偏重這一方面，而忽略了蒙蔽了其他的各方面，反過來說，報告者是一位無產農人或工人，在共匪來時並沒受到什麼損失，而且共匪把這些人看做他們的鏈子，這些人的報告，自然要說共匪是怎樣的好。我不願這些不同的視點，要來尋找共匪日常生活方法及其所處位置的一個清晰概念。

我曾經旅行黃河以北各省，在許多地方都緊跟着共匪的足跡。我的命運很好，得和許多中國視察員們接近，他們告訴我一些實在事情，這些事情，向來是不對外國記者發表的。根據這許多中國視察員的報告，再參加我在四川，陝西，山西，江西和其他地方所發現的事，我相信我

的報告，關於中國共匪在佔領一個新區域前的狀態，及其解決中國內地兩大問題——土地與租稅——所用的方法，是很正確的。

目下採行的政策，專門以政府來號召，由政府治理一切，在前幾年，沒有軍事的需要，當走向一個新地方時，只索取點錢財和必需的給養就夠了。這種「強迫捐」常常由銀行公共機關或地方富翁供給，尤其是富翁，倘若被認為是豪紳或高利貸階級的一份子時，不但強迫他捐助財富，並且按人民的公敵或反革命者來處罪。在最近期間，當把一些城鎮佔領時，行軍的需要品，是要徵索的，尤其抓拔壯丁這些事。除此以外，沒有任意的破壞，沒有公開放火。在共匪由一地出發前，常常將該地的地畝契約和債款賬一併毀去，希圖減輕負債農民的負擔和貧人得到供給。最有力的宣傳，是召開民衆大會粘貼標語等。有些地方，匪軍因得到地方民衆的援助，小部分的仍然可以進軍。昔日在戰爭的需要壓迫下，那種無限度的索取是免不了的，不過最近幾年來，因着匪軍組織的嚴密，號令的統一確定，在佔領一個新區域時，這種過度勒索，已看不到或減少了。

匪軍可注意的地方：是他們在用蘇維埃形式的政府之

下，擴張區域，這裏可以抓住民衆的供給，得到各種的必需品。政治化的蘇維埃政府，是以省縣區村鎮爲基礎，組織而成的。村鎮的官吏，由村民直接於民衆大會中選出，但是區縣省的官吏，則由代表大會中產出。這種制度，完全仿效俄國的蘇維埃政治。有一點不平等的地方，是匪軍的勢力比較要大些，有少數的兵士，因爲他們是負有捍衛政府的責任，給他們一種特權，在選派代表時，他們可比普通民衆多出幾位。有些地方，令人注目的，就是對於地主的虐待，如租出的地極少，所索的租過重，或者很多的地都集中在這些不到地裏耕作的人手裏。匪軍的政策，自然特別注重在解決土地的問題上。

在不久以前，我和這些省政府官吏中的一個官吏會談過，他曾告訴我他有不少的地土，按照糧食收穫的半數給地租，租給人耕種，却得不到多少租糧。我看他對於他的敘述，有點不誠實的意味，也不願再拿法定的最高限度的地租是百分之三十七的話，來提醒他。如果對半平分的話是事實，比起中國各地的地租來，還不算很高。最討厭的，就是地主即是官吏，往往官吏地主是一個人，他們對於收地租的事，並不加以任何考慮。他們對農夫有生殺予奪之權，假使佃戶表示不滿，馬上土地即被收回，不許他

耕種，今日中國的農夫往往因為找不到地耕種，而淪於死亡。

在匪軍走向一個新由匪管理的地域以前，先用各種的方法，努力補救當地土地之不足，並煽動地方民衆，反對納租，拒絕還債。這種方式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曾經用過，得到優越的勝利。

當匪軍到達某地後，就迅速地設立蘇維埃村，組織各種必須的調查機關。四十至六十個戶家，設立一個村蘇維埃。每十戶選舉一個土地經理員，常常是一個工人或手藝人當選。每個經理員的任務，是注意調查或登記各戶的人數，各人的年歲，共有食物的多寡，雞，馬，羊，牛，豬，狗和什物的數目。這樣一來，村蘇維埃得指派一個團體去考察土地的情形，組織了先鋒軍隊，青年團和地方窮人團。這些團體和土地經理員們，從事於各該地方情形的考察。在這種團體完成了調查以後，村蘇維埃委派一人，再作進一步深刻的研究，從事於土地之重新分配。

有人曾費十個月的工夫，在川陝蘇區考察土地法，把該地完全實行了的，給了我們一個清晰的報告：凡是屬於地主的土地，都無條件沒收，所謂「地主階級」，就是指把自己的土地租給人種或不租於人，總之自己不去親自耕種

的這種人而言，他們常常不同土地發生關係，好些地都給別人自動去耕，屆期只是派上些收租者，收集一下租糧罷了。通常租糧都超過收穫量的一半以上，種地者往往所得的糧食，不能自給。對於富農所施的政策，有點小小的不同。所謂「富農」，就是一個有很多田地，僱工耕種，把自己種不了的地，租給佃戶種，並且還營着很高利率的貸款農人。富農的土地也要充公，不過和地主的充公略有差別：就是富農仍然還可作農人，但在重新分配土地時，很肥沃的地他們得不到了，因此富農變為貧農了。此外「中農」是非常幸運，因為土地的大半，都操在他們手裡，共匪把他們特別重視，他們的土地不許沒收的。在不租給別人不僱工耕種必須自己親自耕種的條件之下，土地落到他們手裏。此外用各種的方法，隨時隨地，盡可能的來獎勵墾殖荒地。

現在土地的重新分配，對於貧農是有利的，但用何種標準，才能使他們滿意呢？這種分法，不是按照工人的總數或農人的能力來作標準，而是依照每戶人口的多寡來確定的。所有的地界或障礙都一并除去，重新樹立新界。土地也依照其產量的多寡，分為若干等級。這個分配法的要點，就是「將較大的一份地分給人數較多的戶，較小的

一份地分給人較少住戶；成年的男女，可授以較小的田地；老弱的人民，授以極少之田地。」所有的僱工，貧農，兵士或退伍兵自願為農者，都有資格受田。特別令我們注意的，就是匪兵和其他匪黨徒，也同樣受田耕種。在地方蘇維埃的保證下，農民們從事耕種。給與佃戶土地，把他們舊日所納給地主的地租和利息，也一并取消。從此佃戶的土地也在那裏正式登記過，名正言順的成為他們的了。

匪區以外的工人農人和昔日剿匪的士兵，一加入匪區，即被看作紅軍一份子來待遇，同時給以田地，由蘇維埃僱專人代其耕種。來自匪區以外的軍家，教員，醫生和類似這些職業的人們，一方受田，一方並給以薪資，使他供給他的家庭，薪資連絡。

不但暴苛地主的土地，是要沒收的，而且他們農莊裏的農具和牲畜，也一并充公。這樣就發生牲畜和工具分配的問題，究竟是分給每個農人，或者令他們集體的來共同使用，怎樣才適宜。原先似乎對於這種集體農莊，曾經出現於蘇聯的，覺得沒什麼必要。只要把地分配給無地的人，這政策就算達到目的，不過盡可能的趨向於農具和牲畜的集體化。如果把他們分配給每一個農人，總免不了有一部分人吃苦，不公平，所以為了獎勵集體的設備，中國蘇

維埃盡量從事宣傳及活動。

凡屬於匪黨的貧農，他們田地裏所產的糧，都歸他們所有。對於所有的地都被沒收的階級的人，如地主劣紳和匪軍認為反革命者，是一概不許供給他們糧食。未曾分配的荒地，可以讓勤勞能幹的貧農來耕種，至收穫時節，百分之六十的糧食留給耕者，百分之四十交蘇維埃保管，備作匪軍的給養。爲了儲蓄糧食，供給匪軍之用，在蘇區或蘇區以外無人煙之地，都建立了好些倉庫。監督的組織非常嚴密，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人，只要有一點錯用或濫費的地方，就處以極嚴厲之罪。正服兵役而由蘇維埃代其僱人耕地的人們，他們地裏所產的糧食，完全由蘇維埃保存起來，他們隨時可向蘇維埃取糧或以糧易錢。代替耕種者往往獲得薪資，這些薪資，是由沒收地主的地裏所產的糧中支出來。對於國軍驅走了的農人，他們地裏的田禾，是有一定的規定來管理的。這些田苗，由地方蘇維埃收穫，將百分之二十提出作為收穫者的薪資，其餘都儲藏起來。倘若逃亡的農民，在三個月以內回來，經過合法的審查，糧食仍歸他們。如果經過幾個月才回來的，在他們能享受自己地裏所產的糧食前，必須經過深刻的考察，並覓幾個農民作保證人。假使匪軍認為是反動份子，所有他們地裏

的出產，除去一部分作為收穫薪資外，其餘都被沒收或分配給貧民。

種植鴉片，是一件值得注意之事，在匪軍統治下的各地方，對鴉片種植，限制極嚴。曾經到過蘇區的人，說在蘇區裏看不到任何一苗鴉片植物。但在蘇維埃政府特許之下，有的村莊，准予種植作特種目的之用，這不過是例外。吸食鴉片的人，在蘇區內按年齡分作幾等：三十歲以下的，立刻戒止；三十至四十之間，限在一年期內，務必停吸；四十至五十之間，給以兩年戒除之期限；五十以上，身體衰弱，患疾病而不能停吸者，特許吸食之。設立戒烟所，幫助災民克服他們的惡習。此外還有一點注意的，就是禁止對於鴉片向蘇區以外輸出，甚而蘇維埃政府還加以獎勵，常常以鴉片來交換許多有用的物品。

中國共產黨把賦稅問題，和土地問題，是看作同樣的重要。修改賦稅徵收法，對於農民是普遍的需要，尤其在四川省，據報告在該省有些縣裏，每年徵十次定期稅，已經將後十年的徵畢，差不多每年所徵的總數，約當農民收穫量的百分之六十。這樣農民將半數以上的收入作為租糧，還要半數以上的賦稅，所以他們全年的工作，完全白幹了，債台高築起來，全家還得餓着肚子。這種情形，

在四川算達到極點，不過由此可充分證明無論那一省的租稅，都必須根本減少。四川有些地方的農民，因為負擔過重，自己的土地也拒絕耕種。去年夏季裏，四川所發生的災荒，這一點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共匪要求一種敏捷而根本改革的稅收政策，就是完全廢除向貧人徵收重稅，僅向富人徵取極少的量。

有些地方，在某種情形下，為了一些公共的需要，徵收一種農業土地稅。為求徵收農業土地稅便利計，如同土地分配似的將農夫分為富農，中農，貧農三等。貧農和中農的稅率常常相等，富農的稅率相當高些，並且對於收穫總額所徵的稅，往往貧農，中農免稅的比富農多一點。下面有四個表，列着共匪過去在中國四個地方的稅收單位及稅率。常常稅率高到使農民還能充分的維持生活時，即不再增高或免稅，普通增至最高的稅率，也僅佔其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

公糧或生產稅表：

(一) 江浙邊境蘇區 稅率表	
徵稅單位	稅率
5担以下	免稅
5—10担	5%
10—20担	7
20—30	9
30—40	11
40—50	13
50—60	15
60—70	17
70—150	18

(二) 四川陝西邊境的匪區稅收表

收獲總量壯	丁	老年人及兒童	富	農
6000溫司	免稅	免稅	500溫司	
8000溫司	免稅	500溫司	750溫司	
10000溫司	500溫司	750溫司	1000溫司	
12000溫司	700溫司	1000溫司	1250溫司	
14000溫司	1000溫司	1250溫司	1500溫司	
16000溫司	1250溫司	1500溫司	2000溫司	
18000溫司	1500溫司	2000溫司	不再增	
20000溫司	2000溫司	不再增		

(三) 江西匪區稅率表

徵稅單位	中農稅率	富農稅率
每人1担	免稅	4%
2	免稅	5
3	4%	6
4	5	7
5	6	8
6	7	9
7	8	10
8	9	11
9	10	12.5
10	11	14
11	12	15.5
12	13.5	17
13	15	18.5
14	16.5	20
15	18	22
15 担以上稅率不再增高		

(四) 福建蘇區稅率表

單位	中農及貧農	富農
每人1担	免稅	5%
2	5%	6
3	6	7
4	7	8.5
5	8.5	10
6	10	11.5
7	11.5	13
8	13	14.5
9	14.5	16
10	16	18
11	不再增	20

不但重要稅率是比較的低些，就是幾種特別稅也一并免收。凡依靠匪軍而不能獨立的人們，如紅軍士兵的父母妻子，都一律免稅。有些貧農，感到維持他們的家庭不充足時，經過地方蘇維埃的審定，可以呈請免稅或減少之。受過國軍襲擊或遭着天災的地域的稅，是免去或減低的。爲了獎勵耕種，凡有改良種子及革新耕種法者，與以免稅的待遇。新墾地裏所產的糧食，准免納稅三年，但如果開墾者是富農，只准免稅一年。所謂川陝蘇區的公糧，就是一種物產稅，這種稅的用途，是按下列方法分配的：百分之四十供給匪軍，百分之四十供給公務員，百分之十付給運輸者，百分之十作爲保衛地方的民團，和其他殘廢的沒

有財產的不能工作的人們的費用。

在蘇區裏不傳是一種農業土地稅，還有幾種稅，是按照各地情形的不同和國軍作戰次數的多寡而決定的。有人曾在四川西北部考察發現三種特別稅，却是十分重的。一種是在這個地方被限制的物產，就是所謂「白耳」。這種東西屬於菌類，多少有點和蕈相似，有錢的人們，非常迫切需要，在上海各藥店裏的價額上，都陳列着「白耳」。向來對於白耳所抽的稅在百分之十至三十間，在三十元以下的中產階級和貧農，一律免徵。第二種重稅，就是鴉片稅。因為鴉片的總額有限制，所以鴉片稅也有一定規定；通常按其價值抽收百分之二十至四十的稅，並無免稅的規定。第三種重稅，就是宰殺稅，這種稅普遍於中國各地，在四川蘇區裏每宰一頭，按百分之十納稅。但遇婚喪大事，所殺的猪羊牛的供給家庭食用的，准予免稅。

此外尚有兩種普通稅，就是出入蘇區的出口和進口

稅。出口貨如棉花，藥材，金屬，猪，牛，羊及食鹽，都按其價值，抽取百分之十至二十的出口稅，如果環境允許不納稅，也可免去。進口貨如西藥，金屬，棉布，食鹽，食糧，石油，漆器，和類似的物品，都抽取百分之十至二十的進口稅，進口稅特別准許免去。鹽在中國是一種最重要的食品，進口到蘇區裏的鹽，有一種特別免稅法。在江西地方，曾經用各種方法，經過國軍經濟封鎖的壁壘，向蘇區偷運食鹽。往往把食鹽裝載在竹筏上的大竹中，或填入棺材內，用這兩種方法，共匪曾經得到他們的需要。

一般說來，共匪用他們以為合理的徵稅和免稅政策，希圖把舊賦稅制完全改革，所以在他們佔據一個新區域時，盡量的從事於這種宣傳。

(譯自亞細亞雜誌 Asia 十月號)

編者木鐸雜誌社
木鐸
半月刊
第一卷第五期目錄

· 每期二萬餘言 ·	· 羅統三 ·
· 零售每冊五分 ·	· 寶 ·
· 緞遠事變感言 ·	· 王振卿 ·
· 論著 ·	· 自強 ·
· 犯罪之社會的原因 ·	· 刑肇興 ·
· 由量到質及由質到量的轉變法則 ·	· 王振卿 ·
· 非常時期中青年訓練之商榷 ·	· 自強 ·
· 現代中國生產教育之重要性 ·	· 寶 ·
· 一夕間 ·	· 寶 ·

本刊材料豐富，思想正確，定閱全年一元，半年五角，或按圖體，圖書館或學校定閱，全年六折，計算，個人直接定閱全年八折，天津總發行所，天津河北路法商學院內，木鐸雜誌社。

歐洲和平往那裏去

神川彥朽著
李鴻程譯

一、

過去一年間歐洲的外交舞台上，法國失去了她的領導地位，英國繼而掌握其牛耳，這是很顯着的事實。自巴爾都與賴凡爾的包圍德國政策逐步進展以後，歐洲的外交指導權，似乎一時握在法國手裏，然而自意阿戰爭爆發以來，法國俄而陷于兩難之境，英國以標榜聯盟主義奪取了法國的地位。今日的歐洲，一方面有破壞「凡爾賽條約」改變歐洲現狀的希特勒，他方面有立于破壞現狀與維持現狀之間而從中斡旋並希圖建設集團安全的艾頓，他們兩人策動了歐洲外交的動向。本篇以英國為中心來觀察變幻莫測的今日之歐洲外交。

二、

今日的歐洲外交為兩個原動力所支配，在各國內政治安定的時期，各國的對外政策，是由其對外關係及利害來決定的，然而在目下各國國內政治不安定的時期，對外政策不但是由對外關係及利害來決定，而且對內的利害亦有很大的影響。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國際事件及國際變動的第一個原動力，是環繞于破壞和約與維持和約這問題的各

國利害關係的鬥爭。戰勝國當然是擁護和約，堅守和約所給予的既得權益，戰敗國當然破壞和約，希圖恢復他們戰前的地位，這個對立關係到現在仍舊是策動歐洲外交的要素。然而這個戰勝國與戰敗國的對立關係，一方面是汎繫斯獨裁與左翼的對立抗爭。遭受戰爭慘禍及國內政治經濟激變之各國，為了克服這許多危機，必需一種獨裁政治一面則有採取共產主義獨裁之俄國，另一面則有採取汎繫斯獨裁的意德兩國；在危機程度比較低的國家沒有徹底獨裁的必要，他們仍舊維持原有的議會制度，以聯合內閣處理時局。這個汎繫斯獨裁政治與人民戰線政治之對立，最近在歐洲各國日趨激化，同時在國際間亦日趨明顯。

三、

給與最近歐洲國際關係最大影響的，是意阿戰爭與德國的萊因進兵及廢棄「羅洛加條約」問題。在目下的歐洲意大利與德國，是擾亂歐洲和平的兩大統帥。然而在歐洲政局中，兩國的地位並不一樣。意大利在歐洲，則希圖維持現狀，與要打破歐洲現狀的德國，利害並不一致，他要打破現狀的，是在地中海與非洲。意阿問題之所以嚴重，

在于意大利企圖征服阿比西尼亞，建立「阿非利加帝國」，使地中海，紅海，印度洋中的海權日臻強固。本來，意阿問題不是歐洲的問題，而是歐洲以外的問題。意阿問題之所以變爲重大的歐洲問題，主因在于英國想在國聯中採取對本國有利的解決。

意阿問題之牽入國聯，國聯之對意制裁，即是英法意「斯特拉薩戰線」之崩潰。「斯特拉薩戰線」是爲反抗去年三月十六日希特勒的砲彈宣言，擁護「凡爾賽和約」三國的共同戰線，于四月中旬在斯特拉薩所締結的。這是對德再軍備而蹂躪和約的抗議，以防止德國破壞和約爲目的三國間所形成的團結。然而這個三國的共同戰線，爲英國的利己政策所破壞了！英國在去年六月十八日與德國締結海軍協定，承認德國得保有英國海軍力的百分之三十五，因此公然承認了德國破壞「凡爾賽和約」的軍事條款。法國雖然憤懣英國這種違反條約的舉動，但是口頭反對，與事實無補。「斯特拉薩戰線」從此變成了無靈魂之屍骸，但是其致命打擊爲國聯之對意制裁。因此，英意關係，一變而成敵對關係，法國跟着英國也不得不犧牲對意的親善妥協關係。

四、

「斯特拉薩戰線」之崩潰，是歐洲對德營壘之破壞，因而對德壓力也自然弛緩。破壞歐洲現狀的希特勒不能不把握着這個機會了。于是他于今年三月七日接下第二次的砲彈宣言，廢棄「凡爾賽和約」與「羅加洛條約」之骨幹的萊因蘭撤防條款，宣言萊因蘭之重行軍備，進一步的聲明廢棄「羅加洛條約」。希特勒的這個砲彈把一九二五年以來成爲歐洲和平保障的支柱打得粉碎無餘了。羅加洛機構第一次的打擊，是一九三三年德國脫離國聯，第二次打擊，是羅加洛保障國之英意兩國的敵對，這兩次打擊促成了這次希特勒的最後打擊。

在他方面，國聯在英國指導之下，于去年十一月以來對意大利施以經濟制裁，拼命地懲處意大利。然而制裁效果沒有發生以前，于今年的五月，意阿戰爭已告結束，並且進一步的宣告合併了阿比西尼亞，英國與國聯因此陷于兩難的境地！

五、

目下的歐洲因意阿問題的糾紛，破壞了「斯特拉薩陣線」，弛懈了對德包圍的陣營，更因歐洲保障機構的破壞，使歐洲沉落於混亂的深淵中。以後確立歐洲的和平，再建歐洲已經破壞了的保障機構，爲目下歐洲的最大急

務，歐洲的政治家應該從這點努力。對於歐洲和平的再樹立，歐洲保障機構的再建設，在目前有兩個方案：一個即是希特勒案，當三月七日，宣告萊因蘭恢復武裝及廢棄「羅加洛條約」時，希特勒同時提出一個再建歐洲和平的方案。要點在於相互平等之下，於法比國境上重新設立非武裝地事。在德國西方則締結二十五年的不侵略條約以保持安全，並可邀荷蘭參加此約。如若要締結天空互助條約，德國亦可予以考慮。在德國東方，亦願與鄰國締結不侵犯條約，有關係各國若肯參加上列諸約，德國亦可重行回到國聯。

希特勒提案之特色，不在於以國聯為中心的集體安全，而是以關係國締結不侵略條約的區域安全。反對以擴張軍備來作和平之保障，而是在於以相互的不侵略條約為基礎的和平。不過希特勒的提案僅是再建萊茵蘭的保障機構，關於中歐東歐的安全，差不多沒有提到，這是一大缺點。

與希特勒提案對立的是法蘭西的提案，薩勞內閣於四月初抗議德國的提案，並向國聯及各國發言須再建歐洲的和平機構。法國一年來的主張應以國聯為中心建立集體安全，對於侵略國加以有效的制裁。國聯應組織國際軍隊必

要時得以武力制裁侵略國，同時提議各國締結互助條約。法國這個提案，薩勞內閣雖倒，人民陣線繼起，但其提案並沒有變更。

法國提案的特色，在於以國聯為中心建立集體安全，實行有效的制裁，在國聯之下，締結互助公約。與德國提案相比，當然周密許多，不過在實行上有很多的阻碍。

而立于上列兩項提案之間的，是英國的折衷辦法。英國現內閣對於這個問題意見並不一致。張伯倫與賀亞氏，同意希氏之提案，締結區域不侵略條約，在德法比之間，則締結天空互助公約。關於中歐方面反對建立廣泛的和平保障機構。至於外相艾頓首相色爾溫，則同情法國的提案主張以國聯為中心建立一般的集體安全。英國內閣中這兩派主張，使英國斡旋于德法之間，調和兩國的提案，提議妥當的再建和平辦法。

六、

從上面看來歐洲和平的再建途程上，橫梗着許多障害。他的第一個難關，就是意阿戰爭的善後處置。對於意大利的制裁，無異把意大利逐出歐洲政治舞台之外，要建歐洲和平，非要使意大利重行回到歐洲政治舞台上不可。然而要使意大利重行回到歐洲政治舞台上，應該先撤

廢對於意大利的制裁，廢棄當意阿戰爭時英法及其他地中海諸國所締結的海軍互相協定。撤廢對意制裁，廢棄海軍互助協定，不外是英國承認自己政策的失敗。英國爲了歐洲和平的再建，抑壓着他的感情，首先就提議取消對意制裁。自六月卅日至七月四日所開的國聯理事會，在英國代表艾頓指導之下，決議取消對意的經濟制裁，自七月十五日起，這決議案開始實行。自去年十一月以來經九月之五十餘國對意內經濟制裁，就是這樣的停止了。不但取消了經濟制裁，而且暗示國聯承認意河合併。所謂斯汀遜主義等無用。英國不特提議取消對意經濟制裁，同時取消了與地中海各國之海軍互助協定，英國如此的忍氣吞聲，不過是希圖排除英意邦交的障礙，恢復意河戰爭以前的國交。同時意大利亦通告英國願意參加羅加洛締約國會議。

七、

歐洲和平再建途上的第一個難關，是這樣的打破了。然而和平的前途，還有許多難關呢！德國主張以可歌互助協定代替「羅加洛公約」，這個問題，法德的意見無論如何是不能一致的。德國則以爲「羅加洛公約」已毀滅，應締結新協定代替之，法國則不然，他不承認「羅加洛公約」已失效，應基于「羅約」擴大其安全性。以空軍互相

協定來補充「羅加洛條約」。不但如此，同時希望「西方羅加洛條約」與以法蘇同盟爲骨幹的東方羅加洛條約相結合」。德國素來反對法蘇協定，當然也同樣的反對「東方羅加洛條約」。德國雖然無可奈何也事實的法蘇同盟與法捷同盟，但是要復活「西方羅加洛條約」，無論如何是不願意的。

其次，關於東部國境，德蘇萬無妥協之可能，然而要建立東方的和平機構，不能把蘇聯除外的。況且蘇聯是不侵略條約政策之始祖，對於希特勒提倡不侵略條約，當然是反對的。在東方要成立和平機構，實在是不容易的事實。

至于中歐問題，德國不願把這問題，與英法蘇相商，不能作羅加洛會議的議題。在中歐德意的利害相衝突，所以兩國希望協議來處理這中歐問題。七月份的德奧協定，使德奧邦交恢復常態，這是莫索里尼斡旋所成。關於中歐問題，德意由綏協而接近，對抗蘇聯，給與歐洲和平一大威脅。

八、

歐洲和平的還有一種威脅，就是在西班牙內亂中所表現的歐洲法西獨裁與人民陣線之對立抗爭。自一九三一年四月西班牙共和國樹立以來，雖有幾次內亂，但是這次內

的嚴性和國際意義，爲上數次所不及。究爲何種勢力得勝，自下雖不能決，但不論那一種勢力勝利就是實現那裏的獨裁。這次內亂如若引起外國干涉，則將成爲嚴重的國際問題，德意獨裁則與法蘇更將隔離，歐洲和平之再建，又遇一重難關。

九

歐洲和平再建途上存在着上面諸難關，打破這許多難關，再建歐洲和平的機關，要看握着歐洲外交指導權的英國政策，歐洲究竟混亂或和平，完全要看英國努力成敗。

在陳絕糧，夫子猶有菜色！

糧米爲人生日常所需，而一般運糧公司，每貨色不齊，索值過貴。北平**鈺成公司**，辦有年，運輸便利，手續簡單，信用久著，索價便宜，凡經本公司運輸糧米者，莫不嘖嘖稱羨，諸君欲免絕糧之患，曷嘗試之。

北平西直門車站

鈺成公司糧棧啓

電話西局一七二八

明代自宮宦官之研究

清水泰次著
王崇武譯

清水泰次爲日人研治明史最努力之一人。其所撰著，散見於東洋學報、史學雜誌者甚多。人所習知，不煩詳述。此篇原名「自宮宦官之研究」，刊登於日本史學雜誌第四十三編第一號，以內容係講明代史實者，故易作今題。立論持議，雖無甚創解，惟取材至博，排比極詳，亦係外人治中國史者不可多得文字。余曩讀明實錄，亦嘗注意及宦官問題，曾以一鱗片爪，發表於去歲春季之北平晨報，間有補氏之不足者，然就大體論之，固甚疏陋也。爰譯此篇閱者。

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譯者附誌。

一，緒言

宦官之制，誠爲一種不可思議之產物。在歷史上，如羅馬，如波斯，皆有此風，惟於日本則亙古未有。各國之環境不同，故發生之情形各異，不可一概而論之也。古代於宦官原無重視之必要，然在今日發揮史的意義則不無探索之理由。且在中國之宦官，關係於政治之隆污者甚大，在近世之研究當爲急務也。明開國以來，痛懲漢唐遺風，於民之自宮求進者，每深爲抑止，然宦者之焦慮苦心，私自割勢，以冀求容於權勢之門者，仍所在多有，屢下禁詔，而效績渺然，幾形成一種社會問題，而不能解判，此則徵

諸西史迥無其例也。

聖經馬太傳第十九章十二節云：

For there are eunuchs, which were so born of
romtheir mother womb and there are eunuchs,
which werenade eunuchs bymen and thereare
eunuchs, which made themselves eunuchs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s sake.

此記自宮者之史料也。又於其他教會史記載，亦常有因宗教心之發露，或爲避免性的罪惡與引誘，因恨而自宮者。在中國方面，史記齊世家謂桓公之部屬豎刁，即係自宮者（日人市村曾注意及此）。然此等與明代之宦官相較，生活情況，迥不相同。

二，『私白』

日本桑原博士曾撰「唐明律之比較」一文，謂自宮之事，唐已有之，文中第四十二頁，博士謂：

唐代各地長官，募集部下之自宮者進諸宮廷，朝廷以此貢進之人補充宦官。

而博士根據之點，則以唐代有『私白』之事，以爲『私

白」者，即係自宮也。

唐代之「私白」者，見通鑑卷二百五十：

咸通六年春正月，……諸道進私白者闕中爲多。

胡三省注謂：

唐時諸侯歲進闕兒，號曰私白。

於此可見私白者，係指大人宮自己之稚子或闕他人之幼兒，與後世所謂自宮者迥異。更從文字上觀之，「私」對「公」言，「自」者「自己之自」，二者含義，全然不同。是以以「白」字有自宮之意義，不可爲訓。此「白」字僅有「宮」之意義而已。舊唐書宦官傳、卷一百八十四）：

是時，品高白身之數四千。

此處所謂之白身與狹義之「自宮」不同，乃單指宦官而言也。

明此，則對於唐律之批評，自可公道。而博士於「唐明律之比較」文中，曾有極憤慨之評判，其言曰：

從人道，道德上，「自宮」皆爲不合理之妄舉，而

唐律乃無明文抑止之！

夫法律以對照實際而廢興，其弊現則可從事更改，其弊未現則無禁止之必要，況博士責以：

制唐律者，對於自宮無禁止之明文，其何以辭「不完美」之責？

此豈非定唐律者，不知日後之流弊所致之歟？

然此不過就片文隻字而言，博士之稿，係增刪前所撰「中國之宦官」一文而成，較舊日所作，已少意氣用事。且其病後老來，勤學不倦，使天竟其所業，成就必多；今則遽然長逝，幾多文獻，整理無從，吾等不過繼承博士之遺志，粗加以研討而已。

明河孟春所著餘冬叙錄注中（卷五十）於「私白」與「私自淨身人」已混爲一談，其言曰：

闕兒，今謂之淨身人，猶唐所謂白者。懿宗時，諸道進私白者，則今私自淨身人也。

日知錄（卷九）「禁自宮條」亦稱引餘冬叙錄，未暇辨其是非。惟二十二史劄記（卷二十，唐宦官多闕廣人條），則指其所釋未當，僅忠實的錄引通鑑原文而已。餘冬叙錄所稱絕係臆測，可斷言也。（「私白」非「自宮」，且唐亦無豎刁之自宮者，日本白鳥先生曾注意及此。）

三，自宮之起源

然則自宮之風，昉於何時乎？余嘗從萬歷野獲編中考之，而知起於宋代。書中卷六，述「丐闕」一條，有云：

按宋制，凡願自宮者，先於兵部報名，自擇旺相吉日，闈之；兵部記其日，上奏驗明，待創愈納之內廷。其後宦者得官，即以闈之日爲誕辰，一切星士算命，均用此干支。

蓋唐代宦官，多來自闈兒，至宋則有成人自宮者，較唐爲進一步矣。隋朝廢腐刑，間有被宮者，用以補充宦官，至唐則有私宮，至宋而有自宮，且以兵部司之，儼然爲政府所公許，成爲一種認可之制度。唐之私宮，宋之自宮，皆形爲社會上之重要問題，此所以不得不有明代之改革也。

私宮與自宮之風氣已盛，至明初始漸漸衰滅，而或於中葉以後風氣又熾。關於洪武一代之紀事，明史有：

洪武五年五月詔，闈粵豪家，毋闈人子爲火者，犯者抵罪！

此仍係闈人幼兒，與成人自宮者殊異。然範圍僅限於闈粵者，以闈粵爲古來「私白」者之淵藪也。大清律例刑案彙纂集成（卷二十四輯注）有：

按舊時闈粵等處豪戶之家，多有乞覓他人之子，闈割驅使，名曰「火者」。

依此考之，僅限闈粵者，自有其故。且洪武時，宦官大部

來自闈兒，而自宮者殊少，此亦可爲一佐證也。不然何大明律（中冊，卷二十六）禁宮之條載：

凡官民之家，不得乞養他人之子闈割火者！違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子給親。

此明係禁闈他人之子，而自宮者概不之禁。若自宮者亦有流弊，則必有禁止明文，曷以當時並無此等記載乎？

準上所論，知洪武時，自宮之弊，尙未發生。吾人苟追而問之，自宮之弊究始於明之何時乎？日知錄卷九「禁自宮」條謂：

景泰以來，乃有自宮以求進者。

原注云：

永樂十九年七月丁卯，嚴自宮之弊，犯者皆發充軍。

此種材料，俱採自實錄，即起亭林先生於九原，當亦不能否認之。惟自宮既肇自永樂，豈至景泰時始有「上而求進」者乎？以景泰而下，有自宮求進者，故載諸正文，而自宮者已遠肇於永樂，因以入注歟？苟細考之，則悉注中所記，並無錯誤。永樂實錄書成較早，亦載有自宮求進之事實：

二十二年九月，長沙府民有自宮求爲內侍者，通政使司以聞，上曰：「遊惰不孝之人，忍自絕於父母，

豈可使在左右！發爲卒，戍邊。」

此係事實也，故吾主張自宮肇自永樂。然則亭林先生所謂景泰以來云云，將何以釋之乎？蓋實錄雖屬記事之書，然檢點其中，有成化元年七月一條，知爲事過境遷追錄舊聞而成之者，與直隸魏縣農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宮求進關聯，因附論之，原無研討之必要也。

四，自宮之禁令與社會意識

自宮之風，日以增熾，故政府屢下令禁止之。自宮初見於明朝者在永樂十九年。明會要（卷五十二禁自宮條）謂：

七月丁卯，嚴自宮之禁，犯者充軍。

又永樂二十二年大明會典（第二十一冊自宮禁例條）記：

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罪及本管頭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

兩條相比，在十九年僅處以「充軍」，在二十二年則目之爲「不孝」；明律「不孝」爲十惡中之第七，惜此處無說明不孝之原因，受何懲罰，亦無規定，然如爲十惡之一，則與謀反大不敬同科，而應處之以死刑者也。有證據乎？大學衍義補謂自宮事爲：

是皆天理所不容，人道所不齒，王者所必誅者也。

三年之間，對於自宮之犯法，從充軍改爲死刑，當時自宮流弊轉趨嚴重，可想見矣。

惟此法之執行，就後之事例觀之，未必均依律究辦。持法自可緊嚴，而行法無妨寬大。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

質而言之，死刑與充軍，二者名異而實同。廿二史劄記（卷三王莽之敗條）「王田禁止買賣，過田一井者，分與里族。」次云：「敢有非議者，投諸四裔！」又云：「犯令者處死刑！」而大明律（五行之圖條）則謂：

流者謂人犯重罪，不忍刑殺，流去遠方，終身不得還鄉。

此皆死刑與充軍，名異實同之證也。

自仁宗至宣宗，社會意識，漸傾向於「罪」重於「罰」。凡所謂刑罰者，自當時社會意識考之，徒嚴法以仰止，而判處則極輕，吾人讀永樂二十二年九月條，可得一有力之佐証。

長沙府民，有自宮求爲侍者，通政使司以聞。上曰：「遊惰不孝之人，忍自絕於父母，豈可使在左右！發爲卒，戍邊。」

此與前所示自宮死罪之法略同，雖均爲永樂二十二年之事，但此在九月，則仁宗已即皇位矣。於秋風索漠之成

祖，深恨自宮，痛入骨髓，故不惜處之以死刑，而如春風淑暢之仁宗，既憐人之自宮，又憫民之愚陋，故改成祖之法，僅使之戍邊而已。夫仁宗乃有心刑者也，吾人試讀其詔令，則見其仁民愛物之誠，不知不覺流露於字裏行間。成祖恨自宮者，以不孝論罪，而仁宗則目之曰「遊惰不孝之人」，故僅謫之戍邊而已。

次至宣宗，自宮之處刑，法律更爲酌減，大明會典自宮禁例載：

宣德二年令，凡自淨身者，軍還原伍，民還原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員勢要之家隱藏，躲避差役！若再犯者，本犯及隱藏之家，俱處死，該管總小旗里老鄰人，知而不舉，一體治罪。

此與仁宗之發卒戍邊較之，初犯治罪稍輕，而再犯定刑較重。與成祖之死罪較之，初犯處罪不同，而再犯執刑則一。然則宣宗者，兼取成祖仁宗之政策，初犯既採乃父之寬宏政策，再犯復用祖父之嚴格主義。惜在仁宗一朝，犯罪自宮者，究處以何罪，無實例可稽，此引以爲憾者也。

五，宦官之威力與禁令

自英宗至憲宗，愈復傾向於自宮之禁止，然宦官之勢力，仍不克減削，其權勢之所以澎大者，在政治上之解

釋，殊難得其真相。然彼等以特別之社會意識，而使之階級自覺，勢力澎大，黨同伐異，在史蹟上之實例，則斑斑可考也。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正統九年「王振用事」條）有：

駙馬都尉石璟，嘗家闈呂寶，太監王振惡之，下錦衣獄。

王振與呂寶在職責上，骨肉上，並無任何關係，呂寶被辱，不惜以駙馬之重繫諸獄者，以閹者共榮辱故也。自宮之禁令愈嚴，而宦者之勢力亦愈增。禁令僅不嚴罰主義，而執刑則酌情減免，況不按法奉行，又所在多有歟？如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一，閹幼童一條，即明證也。

英宗朝，最嚴自宮之禁，而臣下不奉行，則時時有之。

吾人就史籍考之，正統實錄元年閏六月條，於自宮有嚴重罰令。其言曰：

時民多自宮希進，間有以赦獲免罪者；刑部請依舊例，不限赦前赦後，俱論以不孝重罪，從之。

就實錄之事例觀之，則無不寬假。正統十三年五月有：

順天府懷柔縣民劉廣，江西鄱陽縣民樊旒，陝西執屋縣民李四漢，皆自淨身，謬言病疖，及墜馬損傷，詣

闕自陳求用。上以其故違禁令，俱譴成遼東鐵嶺衛，著爲例。

正統元年之立法，與十三年之施行，何以不同？吾嘗細心按之，而知正統十三年王振權勢已漸膨大，故定自宮者之罪，不得不從寬也。

又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一禁自宮條）謂：

景泰三年七月，景帝諭禮部尚書明濂，聞民間自宮者甚多，可榜諭敢犯者及投王府勢宦之家，俱如舊例，處以不孝。然天順二年七月，命宮監徒四十四名女口八十人送洗衣局，又何也？此後不復用宮刑，而禁宮加厲。

此文前半記景泰三年，自宮者以不孝論，後半記順天二年，則不處以死刑矣。

此何故乎？仍與宦官勢力之消長有關也。景泰時，王振已失敗，故處宦者以重刑，後代宗（年號景泰）又不愜意此種嚴厲政策，漸用宦官，而自宮者又多。及英宗復辟，改年天順，全恃宦官之功，因更起用其黨羽，對自宮之禁令遂更張弛矣。

十、「火者」之階級

政府雖嚴禁宦官，但自宮者仍分種種階級。進宮後先

爲「火者」或「內使」，所謂火者，即受宮之後，尙未任職者也。大清現行刑律講義卷七云：「凡淨身而未入宮，名曰火者。」在此種場合，火者之意義與內使同。天順實錄之元年五月條：「忠國公石亨，使火者奪取土地。」此種火者，顯爲忠國公之使用人。明史（卷二百一）李允（嗣傳所謂之內使，即正德實錄（十六年八月及九月）所謂之火者。（按正德實錄有內使火者驟增至五千人之記載）火者入宮，概託於大宦官之下，謂之名下，在明史稿有一確切之例云：

張鯨……太監張宏名下也。內豎初入宮，必投一大璫爲主，謂之名下云。

此釋名下之意，可大體明瞭，更於正德實錄二年二月條有：

辛巳，給賜慶成王府革爵庶人奇澗妻妻子女三十六人，人米麥月三石，以供衣食之費，各名下使女，例許一二人，月給米五斗，歲絹布各一匹。

由是以觀，名下即部下之流也。

此後宦者之權勢稍增，或爲內官，或爲外臣。吾人通常所謂之火者或內使，皆宦官也。但嚴格論之，宦官係指內官與內臣。弇山堂別集（卷九十一）云：「先所差內官

內使」，內官與內使，同一之事，而不并記。表明內官之下，有內使也。再進則升爲太監，太監者，宦官之高級長官也。

宦者之放蕩生活，即從爲太監開始。其關係於政治之隆污者影響頗大，姑置不論。且從其內部生活方面，略臚舉之。萬曆野獲編卷六云：

今中貴授室者甚衆，亦有與娼婦交好，因而娶婦者。至於配偶宦官，則無人不然。

並於補遺卷一云：

嘉隆而後，自宦者愈禁愈多，其入內與宮婢配偶，不必言。及出外恣遊挾邪，即妓女亦願與結好，倡家所云守死哭嫁走者，靡不之。

據此可知彼等之不完全性的生活，非斷然絕滅，或配宮女，或挾娼妓，已浸漬於享樂之生活矣。今北平北城猶多清季之宦官，其人亦多畜有妻子。

持此立場，以考當時之「菜戶」與「對食」，則不無驚異之記載。萬曆野獲編（卷六，內廷結好條）云：「其處菜戶，非以野菜營生之菜戶，乃以內使爲宮女之情人。」蓋以大內做菜之廚師爲宮女之情人。明史稿魏忠賢傳：

長孫乳媪曰客氏，素私侍朝，所謂「對食」也。及忠

賢入，又通焉。

此「對食」之意義也。又萬曆野獲編（卷六對食條）釋之云：

按宮女配合，起於漢之對食，猶今之菜戶。

「對食」二字漢書外戚傳已用之，應劭注云：

宮人自相與爲夫婦，名對食，甚相妒忌也。

以上所述爲自宮後，升爲宦官一段內幕生活，彼等之洗滌聲色，殊多趣聞。偶見萬曆野獲編（卷六對食條）所載，極覺其情節逼真，或紀實也。文云：

余向讀書城外一寺，稍久，與主僧習，寺中一室，扇鑰甚固。偶因汛掃隨之入，則皆中官奉祀宮人之已歿者。設牌位，皆姓名甚備。一日，其耦以忌日來，抱拳拜踊號慟，情踰伉儷，余因微叩其故，彼亦娓娓道之，但屢囑余勿廣告人而已。

十一，失意之「火者」

明代本嚴禁自宮，然以後來之收用錄取，而志欲爲宦者，遂羣集都下。朝廷常有驅逐之令，而卒莫能止。大明會典之禁自宮例云：

成化十五年令，淨身人巡城御史錦衣衛官督同王城兵馬逐回原籍，若該城內外容留潛住者，並火甲鄰佑

等，一體究治！本身枷號一個月，滿日決打一百押回，如再來京，並家下父兄人等，俱治罪！

繼於弘治元年，亦有同樣之斥返故鄉令。

弘治十三年，則改爲發邊充軍，較前法更趨嚴重矣。

其文曰：

先年淨身人，曾經發回，不候朝廷收取，官司明文起送，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發邊充軍。

此並載於大明會典及明律集解附例中，爲一重要之法令。

然此並不能根本剷除，正德間，法令更變爲嚴重，大

明會典云：

正德二年令，違例私自淨身人，著錦衣衛五城兵馬著落各該地方，盡數逐去，如有潛躲在家者，拿住殺了。

正德實錄之二年九月條亦云：

申男子自宮之禁。令錦衣衛五城兵馬，限三日盡逐出之！有潛留者，坐以死！

然則被逐之宦官，將流落何所乎？中國家族制包容力甚大，故大部分可退居故鄉。然飄零落魄，寄居異土者亦復不少，彼等顛沛爲生，迄無定所。觀汪銖之言，可爲明證（汪有計處淨身人衆以圖善後疏，載皇明奏疏類鈔卷五

十八）：

看得順天府宛平等縣，軍民等籍，淨身男子王堂三千五百一十五名，連名奏稱，各無歸處，乞要收用一節。

氏並暢述其原因，委曲論辨，望政府設法。嘗舉武宗時之收用宦官云：

當時充海戶者幾萬人，歲靡月糧，不可勝計！

後謂「恭遇皇上御極，裁革殆盡，」自宮者，飄泊流徙，形成一種嚴重社會問題。其言曰：

數年以來，飢寒死亡，日漸凋耗，即見在者，不過三四千人。今王堂等，私自淨身，雖於禁令有違，但自經裁革以來，無所棲泊。王府功區之家，既不敢犯法私用，民間又不敢違禁隱藏。以致上無富貴之圖，下無衣食之計，流落狼狽，凍餒切身。甚者胠篋穿垣，以圖口腹。及其求不得，則又糾朋聚黨，叫號街衢，擊鼓排闥，控訴苦楚。皇上蓋嘗數下驅逐之令，示之極刑，旋去旋來，敢不畏死，是豈得已之情哉？

此非飾詞也，吾人讀萬曆野獲編卷六之「丐闈」條則思過半矣。

余入都渡河，自河間任邱以北敗垣中，隱聞豎數十

輩，但遇往來輿馬，其稍弱者則羣聚乞錢，其強者輒勒馬衝索錢。間有曠野中二三騎軍行，則曳之下鞍，或扼其喉，或握其陰，盡括腹腰間所有，轟然散去。其被劫之人方甦尙昏不知也。比至都，城外亦然。地方令長，視爲故常，曾不禁戢，爲商旋害最酷。彼等以衣驅食迫，生活困難，至流爲乞丐，流爲盜匪，亦極可注意之事也。

十一，失意「火者」之救濟

落魄火者，到處騷擾，禁止既所不能，故救濟勢所必需。正德實錄元年三月戊戌，「禮部以大學士劉健等言，南海子閹人選入千人。」此千人係從何處所選，並無明文記載。又云：

獲議謂私閹累有禁例，其潛仕京城者，宜嚴加斥逐，上是之。私閹，令通查舊制，申明禁約，而嚴治其敢犯者！

嚴禁自宮，排斥入都之閹者，勢有所不能，故選用此千人歟？

若此種解釋不誤，其後續用之宦官，想必甚多。前所引用之正德十六年八月及九月實錄：「火者五千人收用」，亦此意也。試思宦官之收容，已超過定額，而此五千人，

又一次收用，宮中果能容乎？細心攷之，則知宮中未收，而不能不於南海子容之也。

南海子在北京之南二十里，爲放牧牛馬，藝種蔬果之區，方一百六十里，有湖沼，以其如海，故名。元明以來變爲行獵之區，今南苑軍隊所駐之地，行見破瓦殘垣，猶爲當日之遺跡。汪鋐計處淨身人衆以圖善後疏云：

是以閹閹小民，朶頤富貴，往往自形殘廢，以希進用。當時收充海戶者歲萬人，歲靡月糧，不可勝計。此所謂海戶，即指南海子也，與日下舊聞（卷二十）所述者相同：

南苑繞以周垣，設海戶千人守視。

又弘治實錄十八年九月：

上林苑海戶劉宣等奏，永樂間開設苑圍，僉補海戶七百九十四戶，有丁二千三百餘人，而其時苑事內官止一員，監工內使止十名。成化以來，增添員數，後已裁革過半。今提督之外，所增內官內使，又至一百四十餘人，見在海戶僅一千七百餘丁，而私降充役納錢者已踰千數。其給公家之役者無幾，苦亦甚矣。乞裁冗員，存私役之丁，以充公役之數，庶民困少甦。下所司知之。

比實一貴重之史料也。依此海戶初僅七百九十四戶，後以內官內使疊增，至有失職者，不得不爲內官內使之私役。明中葉以還，宦官之勢力澎漲，權侵及南海子，而彼等之貪慾亦可驚矣。

發向南海子者，多犯罪之宦官，變爲淨軍。大政纂要記此事甚詳。如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

發內臣熊保南海子充淨軍，黃鉞等戍遼東。

按釋淨軍之意義者，或以注重「淨」字而解爲僧道之軍隊，此甚不妥，或以注重「軍」字，而解作宦官之軍隊，亦殊不當。今就宦官之真義考之，可見於萬曆野獲補遺卷一，其文曰：

其輕者，云降作奉御，私宅閑住蓋猶爲六品官也。又降奉御者，或云發南京新房閑住，或云鳳陽祖陵司香，其重者，降作小火者，發去南京孝陵司香，則無官矣。又重者則云降充淨軍，發去南京孝陵衛種菜。更甚者，至云夾四夾撥四撥，打一百，發南海子，常川打更，則示意殺之，十無一存者矣。

禁軍，發去南京孝陵衛種菜，在萬曆野獲編中，描寫甚詳。

聞之中軍輩云：種菜者至南京，其守備大嘴，坐堂

上，喝云：取職事來！則淨軍肩一糞桶並杓趨過前而去，雖司禮首端得罪亦然。又晝夜居菜圃，非敢不越寸步。

由上觀之，淨軍者，乃陷罪宦官之農奴也。

然細考當時之史料，淨軍非僅限於陷罪之宦官，而陷罪之火者亦不無爲淨軍者。淨軍有羣意，言淨身人之羣也。大政纂要之正統十年六月「塢上大馬房諸處草場，多爲內官內使所侵，戶部侍郎焦宏時，帝暫取寬大，賜各地內官田一頃，賜內使淨軍田各五十畝」。從此文語氣觀之，先之爲淨軍者，待遇極劣，想有罪之火者，亦待遇不優。更於正統實錄十一年九月：

丁丑，南京內官監奏，本監舊有淨軍，煎熬上用白鹽，今年老亡故者多，請僉畿內民三十八補之！事下戶尚書王佐等言，畿民煎鹽非舊制。上曰：既非舊制，李生何事擾民？事遂寢。

以上所述，解釋前所引之正德實錄元年三月條「南海子園人，選千人，」可極明瞭，後洪武實錄五年五月詔，遂有「沒官爲奴」之說。

福建兩廣等處，豪強之家，多以他人子，閹割驅使，名曰火者，今後有犯者，以閹割抵罪，沒官爲奴。

要之，自宮者日以增加，驅逐嚴禁，勢有所不能，只得
以農奴蓄之。大抵此時有不得已之情形，故天啓時收用宦
者，爲數極夥。茲引東洋史說苑中桑原先生數語，爲吾張
目，其略曰：

明天啓元年，宦官補缺，募集三千人，實則選者達二
萬餘人。因有志應募者太多，遂增預定額一千五百
人，而取四千五百人，此非一驚人之數字歟？此事見
於皇明實錄，又當時居中國之牧師亦有同樣之記載，
殆真實也。

然於天啓實錄元年正月之紀事，則更有令人驚異者：

乙酉，先是有詔，選淨身男子三千人入宮。時民間
求選者至二萬人，蜂擁部門，喧嚷無賴，禮科都給事
中李若珪，恐其生變，上疏乞敕部院，設法善處，令
之早散！仍頒示順天等處，以後嚴自宮之禁，兵科給
事中尹同臬，復言此輩進不得選，退無別門，債窘勢
窮，多致自盡，誰非人子，而令至此！臣意自願選
外，今見三王桐封，隨用若干，稍廣其途，以開生
路。仍詔撫按嚴行地方禁止閹割，但有犯者，即坐以
殺人之罪！上隨諭禮部曰：……時覽兵料給事尹同
臬所奏，朕心惻惻，遂再收一千五百名。

惟宦官之失職甚多，仍擾攘不能自己。此點關係於明末頗
爲重要，探索明史者，不可不注意之，茲濡筆爲此，以俟
明達者指正焉。

現代評壇

第二卷 第六期 目錄

封面：綏北要隘：陰山蜈蚣嶺
綏遠畫報特輯十幅

簡評

守土將士的光榮

日德同盟與中國

國際與國策評介

日德同盟的面面觀

歧路上的歐洲

戰時統制經濟之理論與實際

所得稅暫行條例之理論的檢討

學術論詞

譚嗣同及其仁學

大衆知識談座

毒瓦斯的偵察

民族的偵察

意大利的莫索里尼

華北的消息

文藝

命斯迦祖母

本社暨北平文化團體致傅主席暨前方路將士電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預定全年大洋一元半年五角郵費在內

北平西單興隆街十一號現代評壇社發行

崇真

王志新

浩川譯

關星三

朱子仞

郝公典

郝恩洵

編者

影

者

布賽作·融毅譯

暨前方路將士電

十二月一日出版

五角郵費在內

現代評壇社發行

金聖歎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

韓庭棕

「凡我批點，爲長康點睛，他人不能代」。

「且喜唐詩略分解，莊騷馬杜待如何」！

這是金聖歎平生對於文學批評的自豪語，和臨死傷其工作未竟的一聲嘆氣。提到金聖歎，是很容易被誤會爲好怪或無聊的。是的，金聖歎底言論當中，確有些領異標奇，在過去被認爲離經叛道，在現在也還算荒誕無稽的，像強解古詩二十首（古詩二十九首，早見文選，金氏分「東城高且長」一首爲二，故云二十。）爲一人所作，而且「逐首分拆不開」，「逐語移置不得」之類，要來提倡那些，當然是有點無聊，有點誕妄。不過以歷史的見地去檢討，金聖歎底批評，實在也和過去其他批評家底批評一樣，自有其歷史的估價，原不可一概因襲地抹殺的，雖然宥於時代，其思想的冬烘處，在所不免。

整個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自周秦，下至明清，以唐代爲一分界線，可劃成前後兩階級。在前一階級，由「文學」與「文章」的對立，而「學」與「文」的對立，而「文」與「筆」的對立，文學觀念是逐漸演進，逐漸趨於清明；在後一階段，由「文以貫道」，而文以載道」，

而「文宗秦漢」，「詩祖盛唐」，文學觀念，是逐漸復古，逐漸又返於糶糊。這是誰也知道的。然而這雖是相同的兩個階段，却有着共同的一個性質在。那便是：哲學意味不減於文學意味。後一階段的「貫道說」或「載道說」，固不必論，即以前一階段的幾部著名的批評專書來說，也都沒不如此。楊雄的具體方法是「宗經」「尊孔」；劉勰的根本主張，是「原道」「徵聖」；鍾嶸品第詩人，「探源經籍」；沈約提倡四聲，要附會「四時」「五聲」；（見答甄公書）王充本勇於反抗，發論新奇，看於「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世用者，一章無補」之見，却不免「賢聖之與文也，起事不空爲，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之言，而極力推崇並非文學作品的「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宣言，劉向之切議」等。……這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主要骨幹，「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傳統文學觀的形成，實基於此。

在正統的文學批評之外，值得我們提到的，是章學誠所謂「未能喻經籍古意」的另一派的批評，包括着詩話、詞話、曲話、文話等。他們的興起，在正統文學觀奠定基

礎的後一階段；他們的產品，四庫全書內曾收爲「詩文評」一大部門，他們的言論，「弗據經典」，「雜舉雋語」，「所說常在字句間」。在「載道」聲中，確另屬闕後徑，顧名思義，我們很容易想到中國純粹的文學批評，也許就在這裏。但一問其內容，却有的「詮釋名物」，通於訓詁，有的「泛述見聞」，類乎小說，有的「啓抒胸臆」，近似隨筆，有的列舉形式，有如修辭學，更有的捏造謠言，入奴出主，借批評爲黨同伐異的工具，而文學理論則很少看見。即或有一二特異的主張，也祇是直觀的，玄妙的，像「羚羊掛角，無跡可尋」之類，令人無法捉摸。對象雖相當的真實，却陷入了形而上學的漩渦。

固然，作家底軼事，文法，修辭學，對於文學批評，並非毫無關係；歷代的「文氣說」，「格律說」，「神韻說」，「性靈說」，也不是全無見解。但若嚴格地蠅以西洋細密周到的批評法則，說中國沒有文學批評這回事，也許算不得什麼苛論。因爲文學觀念，根本不曾弄清，所以無論是文藝者的批評，還是批評者的批評，批評過的東西，總多是近似文藝而並非純粹的文藝。主張「讀論之綜緝辭采，序還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的蕭統，在文選裏，不能免去「詔」

「令」「表」「奏記」「史論」「彈事」之類的作品，便是例證。其他在南北朝以前或南北朝以後的諸家，自然更不用說了。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裏，金聖歎底批評，不成系統，自無足怪；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裏，金聖歎不成系統的批評中，有着警闢透澈的言論，也就難能可貴了。他一生不惟實地批評了許多純粹的文學作品，而且說明並確定了文藝的義界與特質。在水滸傳第二十八回的小序裏，他說：

夫修史者，國家之事也。下筆者，文人之事也。國家之事，至於敘事而止，文非其所務也。若文人之事，固當不止敘事而已，必且心以爲經，手以爲緯，躊躇變化，務選而成絕世奇文焉。如司馬遷之書其選也。馬遷之傳伯夷也，其事伯夷也，其志不必伯夷也。其傳游俠貨殖，其事游俠貨殖，其志不必游俠貨殖也。進而至於漢武本紀，誣漢武之事，不必漢武之志也。惡乎志？文是己。馬遷之書，是馬遷之文之也，馬遷書中所敘之事，則馬遷之文科也。以一代之大事，……供其爲絕世奇文之料……若當其操筆而將書之，是文人之權矣。……是改馬遷之爲文也，吾見其有事之鉅者而鑿括焉，又見其有事之細者而張

皇馬，或見其有事之闕者而附會焉，又見其有事之全者而軼去焉。無非爲文計，不爲事計也。……蓋孔子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若是乎事無文也，其文則史，若是乎文無事也，其文則史，而其事亦終不出於齊桓晉文，若是乎文科之說，雖孔子亦早言之也。嗚呼！古之君子，受命載筆，爲一代紀事，猶能出其珠玉錦繡之心，自成一篇絕世奇文，豈有稗官之家，無事可紀，不過欲成絕世奇文，以自娛樂，而必張定是張，李定是李，毫無縱橫曲直經營慘淡之志者哉？

他所謂「史」，自然包括不了一切論事析理的應用文和學術文，但他所謂「文」，却顯然是指着具備內容美和形式美的純文藝——小說傳奇之類。純文藝是以文字爲媒介物而傳達情調的時間藝術，爲要求美，自不得不撇開事實，「心以爲經，手以爲緯」，「慘淡經營」，因文生事，「掐掐撮撮」，「憑空造謠出來」，以感情騙過讀者底理智，這是文藝和死板板地「至於敘事而止」的歷史的不同處，也就是他心目中的文藝義界。這裏他舉出史記來說明，史記原就是司馬遷「舒其憤懣」的一部感情成分最多的藝術品。我們看：伯夷列傳以曲折的文筆，一唱三

嘆，不很有小品文的氣味麼？高祖本紀，項羽本紀，武安侯列傳，……寫劉邦的權詐，項羽的威猛，灌夫的慷慨使酒，個個躍躍似活，不就是小說中的手法麼？論事論理的文字，絕不究主觀的成分闢入其間，惟有文藝是可以「順着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由我」。(水滸傳讀法)所以他說：「馬遷之書，是馬遷之文也，馬遷書中所敘之事，則馬遷之文之料也」。但這「文料」究竟有什麼需要？是不是一定要歷史事實才成呢？金聖歎在他底言論中，也給我們解答了。

蓋昔者之人，其胸中自有一篇絕妙文字，篇各成文，文各有意，有起，有結，有開，有闔，有闔，有呼，有應，有頓，有跌，特無所附麗，則不能以空中抒寫，故不得已托旁古人生死離合之事，借題作文。(《水滸傳三十三回小序)

今夫提筆所寫者古人，而提筆寫古人之人爲誰乎？有應之者曰：我也。……古人實未曾有其事也，乃至古亦實未曾有其人也，即使古或曾有其人，古人或曾有其事，而彼古人既未嘗知千百千年之後，乃當有我將與寫之，而因以告我，我又無從挑神御氣，上追至於千百千年之前，問諸古人，然則今日提筆而曲曲所

寫，蓋皆我自欲寫，而於古人無與。……夫天下後世之讀我書者，彼豈不悟此一書中所撰爲古人名色，……皆是我一人心頭口頭，吞之不能，吐之不可，予抓無極，醉夢恐漏，而至是終竟不得已，而忽然巧借古人之事，以自傳道其胸中若干日月以來七曲八曲之委折乎？（西廂記驚豔小序）

這裏他雖在解釋「文料」，却分明道出了文藝的特質。我們綜以上的話，可得如下的認識：（1）文藝是純粹的自我表現，作者提筆所寫之人，即是作者自己，臨文以前，作者「實非淫婦」，「實非偷兒」，臨文之時，則於「三寸之筆，一幅之紙之間，實親動心而爲淫婦，親動心而爲偷兒」了。（水滸傳五十五回小序）（2）作者「胸中自有一篇絕妙文字」，「特無所附麗」，不得不「巧借古人生死離合之事（文料）」，以自傳道其若干日月以來七曲八曲之委折」。但此文料，不必定實有其人，實有其事。（3）「文人之事，不當止於敘事而已，故必「心以爲經，手以爲緯」，「以文運事」，使其事「參伍錯綜，縱橫神變」，達到內容美，「以筆述文」，使其文「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達到形式美。這種論調，現在看來，固不見得怎樣新奇，但在傳統

思想籠罩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却不能不算是破題兒第一聲。

他既確定了文藝的義界，於是便拿這既定的尺度，來衡量作品。文藝批評，以對象的時代不同，批評的方法與態度，原有批評已往的和批評當代的作品的二類。他底批評是屬於前者的。他離騷、南華、史記、杜詩、西廂、水滸，以次序定爲六才子，（這種說法，明代袁宏道輩雖曾談及，却未正式提出。）此外又取易、小雅、左傳、孟子、三蘇文、歐陽永叔詞……一律評之。在西廂記讀法中，他說：

聖歎本有才，子書六部，西廂記乃是其一。然其實六部書，聖歎只是用一副手眼讀得，如讀西廂記，實是用讀莊子史記手眼讀得，便讀莊子史記，亦只用讀西廂記手眼讀得。

在他心目中，純以文藝的美妙爲主，六經與戲文小說，是毫無差別的。可是他這種看法，近年來有人納之於「言志派」，有人歸之於「載道派」，議論紛紛，竟成爭端。其實，他同樣地看待六經與戲文小說，這是他底見識，也是他底本色，他底見識，並不因「言志」而減損，他底本色，也不因「載道」而抬高。我們只消從他底言論中

細心探究，自會找出「廬山真面」來，何必一定要那樣地牽強附會！他在水滸傳序三中說：

……如此者，非吾有讀水滸之法，若水滸，固自爲讀一切書之法矣。吾嘗聞有人言：莊生之文放浪，史記之文雄奇。……夫莊生之文，何嘗放浪，史記之文，何嘗雄奇！……若誠以吾讀水滸之法讀之，正可謂莊生之文精嚴，史記之文亦精嚴。不寧唯是而已，蓋天下之書，誠欲藏之名山，傳之後人，即無有不精嚴者。何謂之精嚴？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

在西廂記借廂小序中，他泛論他所批評過的作品說：

吾嘗遍觀古今人之文矣，有用筆而其筆不到者，有用筆而其筆到者，有用筆而其筆之前，筆之後，不用筆處，無不到者。……用筆而其筆不到者，如今世間橫災梨棗之一切文集是也。用筆而其筆到者，如世傳韓柳歐王三蘇之文是也。若用筆而其筆之前，筆之後，不用筆處，無不到者，舍左傳吾更無與歸也。左傳之文，莊生有其駘，若孟子七篇，其奇峭，國策有其匪綴，太史公有其從龍。……吾不意西廂記傳奇也，而亦用其法。……

可見他雖然在其他地方，也會說過「稗官寓諷刺之意」，「稗官有當世之憂」一類的話，但在同樣看待六經與戲文小說這點上，確不能不說他是從文藝方面着眼，而和認戲文小說與詩書禮樂同爲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的經世派的想法有點異趣。他既以文藝的美妙爲主，對於作品，自然就不能不「置其中之所論，而直取其文心」，所以他又屢屢說道：

水滸傳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綠林，其事不出劫殺，失教喪心，誠不可訓，然而，吾獨欲略其形跡，伸其神理者，蓋此書七十回，數十萬言，可謂多矣，而舉其神理，正如論語之一節兩節，瀏然以清，湛然以明，軒然以輕，濯然以新。彼豈非莊子史記之流哉？……夫十五國風，淫污居半，春秋所書，弑奪十九，不聞惡神奸而棄禹鼎，憎禱杙而誅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曉矣。（水滸傳序三）

人說西廂記是曲書，他只爲中間有此一事耳。……一部書有如許繹洋洋無數文字，便須看其如許繹洋洋是何文字，從何處來，到何處去，如何直行，如何打曲，如何放開，如何捏聚，何處公行，何處偷過，何處慢搖，何處飛渡。至於此一事，直須高擱起不復

道。(西廂記讀法)

所謂「偉其形跡，伸其神理」。所謂「此一事直須高擱起不復道」。即是「置其中之所論，而直取其文心」。這種看法，當然會引起一般經世和道學家的不滿，以下我們看他究竟是怎樣去應付。

西廂記斷斷不是淫書，斷斷是妙文。今後若有人來說是妙文，有人說是淫書，聖歎都不與做理會，文者見之謂之文，淫者見之謂之淫耳。

若說西廂記是淫書，人人只須朴，不必教。何也？他只是從幼學一冬烘先生之言，一入於耳，便牢記在心。(以上西廂記讀法)

有人謂西廂此篇最鄙穢者。……蓋事則家家中之事也，文乃一人手下之文也。借家家中之事，寫吾一人手下之文者，意在於文，意不在於事也。意不在事，故不避鄙穢，意在於文，故吾真曾不見其鄙穢。而彼三家村中冬烘先生猶嘖嘖不休，晉之曰：鄙穢。此豈非先生不惟不解其文，又獨甚解其事故耶？

古之人有言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嘻，異哉！好色與淫相去則又有幾何也耶？若以發乎情，止乎禮，發乎情之謂好色，止乎禮之謂不淫，如是解

者，……吾固殊不能解。好淫必如之何者，謂之好色？好色又必如之何者，謂之淫？好色又必如之何，謂之幾於淫，而卒賴有禮，而得以不至於淫？好色又必如之何謂之賴有禮，得以不至於淫，而遂不妨其好色？夫好色而曰吾不淫，是必其未嘗好色者也。好色而曰吾大畏乎禮，而不敢淫，是必其并不敢好色者也。好色而大畏乎禮，而不敢淫，而猶敢好色，則吾不知禮之爲禮，將何等也！好色而大畏乎禮，而猶敢好色，而獨不敢淫，則吾不知淫之爲淫，必何等也！……信如國風之文之淫，而猶謂之不淫，則必如之何而後謂之淫乎？信如國風之文之淫，而猶望其昭示來許，爲大鑒戒，而因謂之不淫，則又何文不可昭示來許，爲大鑒戒，而皆謂之不淫乎？……夫好色與淫相去則真有幾何也耶？(以上西廂記讀法小序)

從這幾段話裡，我們分明看出他應付那些道學家的態度，是不惟不承認「道德」的尺子，可以衡量文藝，而且似乎更進一步地懷疑了禮制的存在。道德與文藝，固然不像克羅齊(B. Croce)所說：「如果你要向作者問他底作品是道德或不道德的，等於你批評等邊三角形與不等邊三角形是道德或不道德一樣的無聊」。那樣的絕無關係。然

而道德是某一時代或某一地域由傳統或習慣造成的一種人類行為的標準，此標準以時代和地域的轉變，常有差異，不能以之為標準而批評一切的尤其是已往的作品，却是我們現在大家都公認的。在舊禮教之網的層層包圍束縛之下，他已經能說出這樣的話來，那是怎樣的一個大胆的祖楊肉搏的反抗的戰士呀！

當然，我們底意思，並不是說一個好的批評家，就專在故意的反抗時代，立異鳴高。但是一個批評家，要沒有銳利的眼光，勇敢的精神，見不到，說不出，或見得到，而不敢說得出，在藝術的領域裡，怕不會有什麼新奇的貢

獻，以負起設計師的任務吧？金聖歎「獨具隻眼」，「單刀直入」，在「宗經」「原道」的煙幕中，把純粹的文藝拖出來，「從生動處看，從關鍵處看，從照應處看」，（汪溥勳語）一直追作者魂，掀翻鬼神窟，畫龍點睛，金針隨度，陳者使之新，險者使之夷，昏憤使之靈」。（廖柴舟語）已自成就其偉高的地位，很有我們檢討的價值了。何況「他的辯才，是無敵的，他的筆鋒，是最能動人的。在小說批評界，他的威權，直推翻了王世貞李贄鍾惺等等有名的批評家；連那部假託聖歎外書的三國演義，尙且風行三百年之久」（胡適之語）呢？

介紹名醫劉亞農先生

閩侯劉亞農先生，精習岐黃，棄絕仕途，懸壺滬平，統理各病，精治肺胃兩科。同人等或親受其賜，或戚友受其賜，凡多年痼疾，一經着手，罔不奏效者。近著「肺病一席談」，印成小冊，分送傳閱。知先生少年曾患病肺，曾三折其肱，宜其治肺而有絕大把握也。同人等因請先生對於病肺者，特予包治。於平津學生，更加優待，以示衛愛青年之至意。先生並著有「二十世紀傷寒論」「古今藥物別名考」「醫師寶笈」等書。「北平醫藥月刊」「文醫半月刊」時有披露治愈傷寒胃肺喉痢等病之專文。「肺病一席談」一書函索付郵票兩分即贈，不取分文。凡報紙雜誌能轉載傳送者，尤所歡迎。先生醫寓在北平西單武功衛小秤鈎胡同八號。

介紹人

王崇武 沈景帆 劉煜 沈碩甫 陸觀甫 鄒蓉卿 馮治韓
李喬民 李愈三 劉復生 李成章 關震餘 孟竹齋 李革卿
馮覺民 林震賢 戴勵吾 翁梓寬 楊建基 張俊業

杜甫生平及其詩歌的時代劃分

毓 靈

(一)

讀詩至唐，誰也不能否認杜甫是有唐一位大詩人吧？蓋杜甫在唐詩中，佔有很高的地位。新唐詩杜工部傳贊云：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遠；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變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

元禎的唐杜工部墓誌銘也說：

……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

獨專矣。……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的確，在開元的四十年昇平氣象裏，上自天子，下至臣庶，都不免沈醉在音樂舞蹈，醇酒婦人之中。一般詩人，也無不流連山水，逍遙園林，金龜換酒，旗亭畫壁，更是無憂無慮的在吟風弄月。不管表面是在愁嘆，但那並不是有什麼深憂劇痛，而是一種莫名的無病呻吟；雖有悲歌，也並不是發之苦悲，出於壓榨，而是在百無聊賴的生活中，嘆息於個人功名利達之難以遂意的。又且文風承陳隋之後，綺麗纖巧，不尚質樸，於是靡靡之音，愈益不可收拾了！杜甫出，詩壇作風，爲之一變：他由天際的空想，變到人間的寫實；由祇有個人的觀念，變到知道顧及社會的艱苦；由寫山水的清音，變到人民流離痛苦的供狀。這真是一個偉大的改革！

(二)

文學並不是脫離現實，可以從天上掉下來的，牠有牠產生的社會背景；杜詩之所以偉大，也並不是偶然而成，牠有牠的特殊原因。那麼，杜詩作者杜甫的生平，也是我們應該首先知道的一個問題了。新唐詩杜工部傳：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楚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因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下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托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惜人情，一至玷汙，

臣嘆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許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至善，親請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鈎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麻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困客未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

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

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汗，爲歌詩，傷時憐弱，情不忘君，人懷其忠云。

案上本傳，再參證以他的各詩所述，他的生平事跡，可簡

略的列如下表：

唐睿宗先天元年 壬子（七二三）一歲

玄宗開元六年 戊午（七二八）七歲

始爲詩。

開元十九年 辛未（七三一）二十歲

遊晉，旋下姑蘇，渡浙江，遊剡溪。

開元二十三年 乙亥（七三五）二十四歲

歸自吳越，赴京兆貢舉不第。

開元二十五年 丁丑（七三七）二十六歲

遊齊趙。

開元二十九年 辛巳（七四一）三十歲

居東都者四年。

天寶四載 乙酉（七四五）三十四歲

在齊州。

天寶五載 丙戌（七四六）三十五歲

歸長安，留九年，間至東都。

天寶十載 辛卯（七五一）四十歲

進三大禮賦，玄宗命待制集賢院。

天寶十四載 乙未（七五五）四十四歲

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十一月，往

奉先，幼子饑餓而死，是月祿山亂起。

肅宗至德元載 丙申（七五六）四十五歲

五月，自奉先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六月，祿山入

潼關，明皇西幸，自白水往鄜州，聞肅宗即位靈武，

奔赴行在，遂陷賊中。

至德二載 丁酉（七五七）四十六歲

四月，脫賊，謁上鳳翔，拜左拾遺，疏救房琯，上

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鎰救之，獲免。八月，墨制

放還鄜州省家。十月，上還西京，甫扈從。

乾元元年 戊戌（七五八）四十七歲

任左拾遺。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冬往離宮。間至東

都。

乾元二年 己亥（七五九）四十八歲

春自東都回華州，關輔饑。七月，棄官。渡隴客秦州

卜居西枝村，置艸堂未成。十月，往同谷不盈月。十

二月，入蜀至成都。

上元元年 庚子（七六〇）四十九歲

在成都。卜居浣花谿，

上元二年 辛丑（七六一）五十歲

居成都艸堂。間至新津，青城。

代宗寶應元年 壬寅（七六二）五十一歲

居成都，七月，送嚴武還朝，到綿州。未幾，四川兵馬司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冬，復歸成都，迎家至梓。十二月，往射洪，南之通泉。

廣德元年 癸卯（七六三）五十二歲

在梓州。春間往漢川，秋往閬州，冬曉，復回梓州，召補京曹不赴。

廣德二年 甲辰（七六四）五十三歲

春自梓州往閬州，嚴武再鎮蜀，春曉復歸成都艸堂。六月，武表為節度參謀檢校員外郎，賜緋魚袋。

永泰元年 乙巳（七六五）五十四歲

正月，辭幕府歸艸堂，四月，嚴武卒。五月，自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雲安居之。

大曆元年 丙午（七六六）五十五歲

春自雲安至夔州居之。秋寓西閣。

大曆二年 丁未（七六七）五十六歲

在夔州。春遷居赤甲。三月，遷讓西。秋遷東屯。未

幾，復歸讓西。

大曆三年 戊申（七六八）五十七歲

正月，去夔，出巫峽至江陵，秋移至公安，冬晚去岳州。

大曆四年 己酉（七六九）五十八歲

正月，自岳州之潭州，未幾，入衡州。夏畏熱復回潭州。

大曆五年 庚戌（七七〇）五十九歲

春在潭州，夏避賊介亂入衡州，欲如郴州，依舅氏崔偉，因至耒陽卒。

憲宗元和八年 癸巳（八一三）

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市之柩，歸葬於假師西北首陽山之前，元禎為誌其墓。

杜甫的家庭，本是一個官宦人家，他的祖父審言，曾做過膳部員外郎，父閑也做到奉天令，而他的先人們，還是歷代的碩儒，新唐書本傳云：

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

因此，杜甫自幼便受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又兼他天賦優厚，為學有方，所以進步很快。別遊詩云：

「七齡思即壯，開口咏鳳皇」，他七歲時便會做詩了：他有如此的天才，如此的學問，因此，他在壯年時，自負實在不小，壯遊詩又云：

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摧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咏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氣剛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

秦贈韋左丞丈詩云：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

又天寶六年，甫應明皇詔，徵天下能有一藝之長者，皆得詣京師就選，至京，卜書明皇道：

臣之述作，沈鬱頓挫，楊雄枚臯，可企及也！

他不但如此自負，而且功名思想，亦頗濃厚，不獨「話不驚人死不休」，要做一個不朽的詩人，並且還要做一个「治君堯舜上」的賢臣。奉贈韋左丞丈詩云：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要使風俗淳。真也可以見得當時杜甫的心胸一斑了！

然而詩人的杜甫，讓是怎樣學識淵博，自負不凡，但終竟敵不過現在生活的啓示，惡劣環境的壓迫。這就是說，生活問題，惡劣環境，使的詩人的杜甫，無法施展其抱負，他雖然生於官宦之家，但不幸少時便家貧不能自給，祇得客遊吳越齊梁諸地，以冀徐圖上進，然而所至皆不得遇。他在奉贈韋左丞丈詩裏就說：

……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逐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苦辛……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云：

……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

又有詩云：

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

又道：

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荆扉生蔓艸，土鏹冷疏煙。

他那種「朝扣富兒門，暮逐肥馬塵」的奔走勞碌，結果不但自己得到的是「殘杯與冷炙」，而自己的室家，也累的「荆扉生蔓艸，土鏹冷疏煙」，自己的愛子，又是「饑已卒」了！這真不祇是「到處潛苦辛」而已，簡直不禁要放聲大哭了！

他既受着生計的壓迫，失業的苦痛，而且又累試不第，後來雖說由上三大禮賦博得了明皇的青睞，好容易受了一官半職，然而生不逢辰，命途多乖的他，不久又遭受了祿山的變亂，隨着大亂的推移，使的他顛沛流離，萍蹤無定，這其間他所受所遭，艱難困苦，可謂極盡其能，無以復加的了！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有云：

歲拾橡栗隨祖公，天寒日暮山谷裡，中原無主歸不得，手脚凍皸皮肉死。

他這時，簡直甕無餘米，不得不手把着白木柄的長纒，搗黃精以充饑，然因雪盛，黃精無苗，不得下手，只得空手持長纒而歸了！北征尤其說的詳細：

……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動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韌，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廋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開，生還對童穉，似欲忘饑渴，問事競鬚眉，誰能即嘖嗚？翻思在賊愁，甘受亂離恥，新婦且慰意，生理焉能說？……

「甘受亂離恥」，他豈真的「甘受亂離恥」麼？也是亂離後暫安一時痛定思痛的話，而經此喪亂，他那種自負不凡，致君堯舜的功名思想，也看實嘗够其滋味了！於是便卜居成都，過着他的「草堂生活」，釋悶云：

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

他不像李白那樣去修道學仙，他祇是安分守己的過着他的暮年歲月。江邨詩云：

老妻畫紙爲基局，稚子敲針作釣鉤。

進艇詩云：

畫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江清。

杜甫在這時候，總算是他一生最舒適的時候了，而他所有滿肚皮的牢騷抑鬱，都付之於優遊清閑的情調出之了，這樣也便了結了他的一生。

然而他究竟是一位真實的偉大詩人，他的心胸廣大，他具有赤子之心，他最篤於兄弟之情，而於朋友之間，尤爲純厚，所以房琯是他的布衣之交，犯罪下獄，他能不避危險，上疏營救；李白和他也是詩文之交，他也常念念不忘，集中寄白及夢白的詩，也不祇二三首；李邕識他於未成名之前，他感激最深；嚴武助他於避難之頃，故武死後，哭之甚哀，不特此也，他還對於廣大的羣衆，一般苦難的

人，無告的弱者，表現着十分的同情與熱誠。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最可看出這種偉大精神來：

……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裡裂，牀頭屋漏無乾處，兩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霑濕何由徹！

因了自己的痛苦，便引起一個豪念：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天下寒士都有庇了，自己便凍死亦爲滿足，這真是何等的精神！

此外，他還有一種詩人的本色，偉大的特性，便是耽事干謁，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云：

……當令廟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冗，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

這種不事干謁的美德，雖是杜甫一生的偉大處，然而也正是吃虧處，因之，懷璞握玉，自負不凡，結果也祇得窮途潦倒，鬱鬱以終，「忍爲塵埃沒」了！

(二)

杜甫真是一個多產的作家，他自從「七齡思即壯，開口咏鳳皇」以來，一直到他的死，差不多可以說沒有一時不作詩的，進鵬賦表云：

自七歲所綴詩草，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

他在四十幾歲，便有如許作品，也真算可觀的了！茲依前表所列事略，將其集裏各詩創作的時代，劃分如下：

開元二十五年遷齊趙所作

望嶽 登兗州城樓 對雨書懷走邀許十一簿公 臨邑

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

寬其意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己上人茅齋 與

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訪兵曹胡馬 畫鷹 暫如李

邑至惜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與任城許主簿遊

南池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開元二十九年居東都時四年所作

遊龍門奉光寺 贈李白

天寶四載在齊州所作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時邑人塞處士等在座 登歷下古城

員外孫新亭亭對鵲湖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

北海太守李邕序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天寶五載歸長安留九年間至東都所作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廟有吳道之畫五聖圖 龍門

兵車行 今夕行 春日憶李白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

勇於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爲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諾

焚香盞甌既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峯嶽岑嬋娟宛有塵

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 題張氏隱居二首

鄭駙馬宴洞中 李監宅 又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

兼呈李白 冬日有懷李白 飲中八仙歌 贈韋左丞丈

濟 杜陵宅守歲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奉留贈集

賢院崔子二學士 醉時歌贈廣文館學士鄭虔 陪鄭廣

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重過何氏五首 戲贈鄭廣文兼

呈蘇司業 投哥舒開府翰三十韻 麗人行 送高三十

五書記十五韻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

記 贈田九判官梁丘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寄高三

十五書記 寄高適 秋雨歎三首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

呈王徵士 上韋左相二十韻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

外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 九月寄岑參 奉贈太常張

卿均二十韻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敬贈鄭諫議十韻

前出塞九首 贈李白 玄都壇歌七言六韻寄元逸人

歎庭前甘菊花 醉歌行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時高適

薛據先有此作 示從孫濟 曲江三章章五句 樂遊園

歌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 漢陂行 漢陂西南臺

夏日李公見訪李時爲太子家令 遺興五首 夜聽許十

一誦詩愛而有作 貧交行 白絲行 遺興五首 高都

護廳馬行 天育驃騎歌 驄馬行 題壁上韋假畫馬歌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戲韋

假爲雙松圖歌 魏將軍歌 贈陳二補闕 贈獻納使起

居田舍人 贈翰林張四學士 贈高式顏 故武衛將軍

挽詞三首 城西陂泛舟 與鄆縣源大少府宴漢陂得寒

字 崔駙馬山亭宴集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携妓納涼晚

際遇雨 陪李金吾花下飲 九日曲江

天寶十四載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及十一月

往奉先所作：

官定後戲贈時免河西尉爲左衛率府兵曹 去矣行 自

京赴奉先縣咏懷五百字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川障歌

橋陵三十韻呈縣內諸官 後出塞五首

肅宗至德元載五月自奉先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所作：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

三十韻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 沙苑行

自白水往鄭州避難所作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聞肅宗即位靈武奔赴行在陷賊中所作

哀王孫 九月藍田崔氏莊 崔氏東山艸堂 悲陳陶

悲青坡 對雪 月夜 遣興 元日寄韋氏妹 蘇端薛

復筵簡薛華醉歌 春望 送率府程錄事還卿 憶幼子

一百五日夜對月 雨過蘇端 哀江頭 大雲寺贊公

房四首 喜晴 得舍弟消息 晦日尋崔戡李封

至德二載四月脫賊謁上鳳翔拜左拾遺後所作

喜逢行在所三首 述懷 彭衙行 塞廬子 送長孫九

侍御赴武威判官 送樊二十三侍御漢中判官 送從弟

亞赴安西判官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奉

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送楊六判官

西蕃 月 哭長孫侍御 得家書 奉贈嚴八閣老 留

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

八月還鄜州及十月扈從還西京所作

晚行口號 獨酌成詩 九成宮 徒步歸行贈李特進自

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 玉華宮 北征 行次昭陵

重經昭陵 羌村三首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 收京三首

洗兵馬 臘日

乾元元年春至夏五月任左拾遺時作：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口號

送校書二十六韻 曲江二首 曲江值雨 曲江對酒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舍人先世掌絲綸 題省中院

壁 春宿左省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相國製文 曲

江陪鄒八丈南史飲 鄒駙馬池臺喜遇鄒廣文同飲 送

賈閣老出汝州 送十八虔貶台州司戶 題鄒十八著作

虔 偈仄行 留花門 贈畢四曜 酬孟雲卿 奉贈王

中允維 奉陪鄒駙馬韋曲二首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端午日賜衣 送許八拾遺潮江寧 因許八奉寄江寧早

上人 夏日歎 夏夜歎

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冬末以事之東都至乾元二年

七月棄官期間所作

至德二載再自京金光門出開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

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奉同郭給事湯

東宮湫 題鄒縣亭子 望嶽 至日遣興奉寄兩院遺補

二首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燕

飲散因為醉歌 園鄉姜七少府設餽戲贈長歌 戲贈闕

鄉秦少府短歌 李鄆縣丈人胡馬行 路途襄陽楊少府

入城戲呈楊四員外瑄甫赴華州日計寄員外茯苓 潼關

吏 石壕吏 新安吏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 新

婚別 垂老別 無家別 瘦馬行 義鵬行 畫鵬行

憶第二首時歸在陸渾莊 得舍弟消息 贈衛八處士

重題鄭氏東亭在新安界 早秋苦熱惟案相仍 立秋後

題 夢李白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度 文河 寄嶽州

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 山寺 示姪

佐 佐還山後寄三首 宿贊公房 寄高三十五詹事

月夜憶舍弟 雨晴 即事 歸燕 遣興三首 赤谷西

崦人家 初月 擣衣 促織 螢火 苦竹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客秦州以後所作

貽阮隱居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得舍弟消息二首

秦州二十首 遣興五首 韻贊上人 寓目 遣懷

秦園 除架 廢畦 秋笛 天末慎李白 獨立 野望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川因呈

楊五侍御 秦州見勅目薛三璩授司議郎舉四曜陳監察

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韻 奇彭州高三

十五使君適蜀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 病後過王倚

飲贈歌 西枝村尋置艸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太平

寺泉眼 佳人 送遠 空囊 送人從軍 東樓 夕烽

觀兵 不歸 日暮 蕃劍 病馬 銅瓶 觀安西兵

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乾元二年十月自秦州往同谷所作

別贊上人 發秦州 赤谷 鐵堂峽 鹽井 寒硤 法

鏡寺 青陽峽 龍門鎮 石龕 積艸嶺 泥功山 鳳

凰臺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萬丈潭

十二月自同谷入蜀至成都所作

發同谷縣 木皮嶺 白沙渡 水會渡 飛仙閣 五盤

龍門關 石櫃閣 桔柏渡 劍門 鹿頭山 成都府

上元元年在成都作

西郊 所思 卜居 春夜喜雨 春水生二絕 江畔獨

步尋花七絕 江頭五咏 麗春 梔子 鷓鴣 花鴨

堂成 蜀相 賓至 有客 爲農 梅雨 田舍 江漲

西村 石屏行 石笋行 杜鵑行 三絕句 奇李十

二日二十韻 狂夫 進艇 野花 雲山 遣興 北鄰

南鄰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恨別 散愁二首 寄楊

五桂州譚因州參軍段子之任 逢唐興劉主簿弟 徐卿

二子歌 歲暮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

寄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少年行 蕭八明府宴處覓桃

栽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橙木數百栽 憑韋少府班覓松

樹子栽 又於韋處乞大邑甕盃 杜鵑詩明皇蒙塵在蜀

題樹

上元二年間至新津所作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王時收蜀 暮登四安寺鐘樓
寄裴十迪 敬簡王明府 重簡王明府 寄賀蘭二姑
建都十二韻 徐九少尹見過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代宗廣德元年秋自梓往蘭州（蘭中）所作

發蘭中 光祿坡行 冬狩行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
留後東川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寄題江外艸堂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山寺 將適吳楚留
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送裴二蚪作尉永嘉
送章書記赴安西 遊子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
奉寄別馬巴州 述古三首 蘭山歌 蘭水歌 南池
苦戰行 去秋行 泛江 陪王使君晦日泛紅就黃家亭
子二首 傷春五首 城上

廣德二年自梓再往蘭所作

登樓 遣憤 釋悶 青絲 江亭王蘭州筵餞簫遂州
滕王亭子 玉臺觀 滕王亭子 玉臺觀 渡江 絕句
二首 送章郎司直歸成都 奉侍嚴大夫 奉侍高常侍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
春遠 春寒 雙鸞 百舌 喜雨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天邊行 大麥行 自蘭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蘭州別房太尉墓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五首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咨議
諸昆季 倚杖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 得房
公池鶯 答楊梓州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章十郎官 莫
相疑行

廣德二年春末再至成都所作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春歸 歸來 草堂 除草 四松
水檻 破船 王錄事許修草堂貧不到聊小詰 而叩
州崔錄事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老儒艱難時病於庸蜀
歎其沒後方授一官 揚旗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奉和
軍城早秋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到村 宿府 遣悶
奉呈嚴鄭公二十韻 西山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時王
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中有戲述 贈王二十四侍契御
四十韻 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 嚴鄭公階下新松 嚴
鄭公宅同詠竹 奉觀嚴鄭公聽事岷山滄江畫圖十韻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 初冬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
褥段 至節後 從章二明府續處竟綿竹數叢 舍弟占
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贈別賀蘭銜

永泰元年在成都所作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敬應遺興奉寄嚴公
春日江村五首 絕句四首 營室 王十五司馬弟出
郭相訪兼道營芳室堂贊

至戎渝忠所作

宴戎州王使君東樓 渝州侯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撥
悶 聞高常侍亡 宴忠州張使君住宅 禹廟 題忠州
龍興寺所居院壁 哭嚴僕射歸櫬

至雲安所作

贈鄭十八賁 雲安九日鄭十八携酒陪諸公宴 答鄭十
七郎一絕 懷錦水居上二首 八哀詩 故司徒李光弼
白露 孟氏 吾宗衛倉曹崇簡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
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 鄭典設自施州歸 阻
歌不得歸漢西甘林 柴門 貽華陽柳少府 種高菘
秋風二首 覽道州元使君 春陵行兼賊 退後示官吏
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
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
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與體制微婉頓挫之
詞感而有詩增諸卷簡軸知我者不必寄元 甘林 雨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寄秋明府博濟 寄韓諫議奉送
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謁先主廟 秋野五首 簡吳郎司

法 又呈吳郎 聽楊氏歌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
賓客一百韻 夔府送田將軍赴江陵 垂白 草閣 江
月 社月二首 夔府書懷四十韻 巫峽傲廬奉贈侍御
四舅別之禮朝 溪上 樹間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十
六夜翫月 十七夜對月 翫月呈漢中王 驅豎子摘蒼
耳 詠懷古跡五首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
兄弟 過客相尋 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滿器見遺
老夫 課小豎鉏斫舍比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床三首
峽口二首 村雨 寒雨朝行視園樹 偶題 雨晴 晚
晴吳郎見過比舍 解悶十二首 復愁十二首 贈左僕
射鄭國公嚴公武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璣 贈秘書監
江夏李公邕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故著作郎貶
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江上
江漢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薛尚書書
頌德叙懷斐然之作三十韻

大曆元年春至夔州所作

移居夔州部 船下夔州郭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饒成 長江二首 承間故房相公靈輓自閬州啓殮歸
葬東都有作二首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曉望白帝城鹽
山 將曉二首 遺愁 石硯 三韻二首 八陣圖 負

新行 最能行 王十五前閣會 寄韋有夏郎中 上白
帝城二首 槐葉冷淘 雨 峽中覽物 澆頂 送李功
曹之荊州充鄧侍御判官重贈 白帝 七月一日題終明
府水樓二首 夜雨 更題 峽隘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
四十韻 近聞 寄董卿嘉榮十韻 西閣二首 西閣雨
望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 孤鷹
黃艸 白鹽山 覆舟二首 懷霸上遊 存歿口號二
首 日暮 晚晴 哭王彭州掄 秋日寄題鄧監湖上亭
三首 秋清 九日諸人集于林 九日五首 諸將五首
月 上帝城 宿江邊閣 別崔暹因寄薛據孟雲卿
內弟暹赴湖南幕職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楊監
又出畫鷹十二扇

大曆二年三月自赤甲遷瀼西所作

雨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巖二首 又 豎子至 舍弟觀
歸蘭田迎新送示二首 園 歸 諸葛廟 課伐木 園
人送瓜 信行遠修水筒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催宗
文樹鷄欄 上後園山脚 雷 火 雨 贈李十五丈別
李夏送鄉弟韻陪黃門從叔朝謁 返照 熱三首 示
獐奴阿段 奉送王信州峯北歸 夔州歌十絕

秋自瀼西遷東屯及復歸瀼西所作

自瀼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題相大兄弟山居屋
壁二首 暝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夜二首 東屯月夜
東屯北牖 雲 獨坐二首 雨四首 戲寄崔評事表
姪蘇五表弟章大少府諸侄 傷秋 秋峽 秋興八首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遠遊 從驛次艸堂復至東屯茅屋
二首 晨雨 天地 贈韋贊善別 七月三日亭午乙後
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
曹長 牽牛織女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
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 月 見螢火 送十五弟侍
御使蜀 奉漢中王手札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勸
耕牛兼書觸目 洞房 宿昔 能畫 關鷄 歷歷 洛
陽 驪山 提封 南極 搖落 季秋江村 季秋蘇五
弟纓紅樓夜宴崔十三評事章少府任三首 送孟十二倉
赴東京選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耳聾 即事
大覺寺高僧蘭若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覃山人隱居
栢學士茅屋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 送李秘書赴杜
相公幕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十月一日 戲作俳諧
體遣悶二首 刈稻了詠懷 瞿塘兩岸 柳司馬至 孟
冬悶雷 朝二首 寫懷二首 可歎 觀公孫大娘弟子
舞劍器行 冬至 小至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

喜寄三首 別李義 送高司直尋封關州 壯遊 君不

見簡蘇後 贈蘇後 別蘇後赴湖南幕 反照 向夕

曉望 錦樹行 赤霄行 前苦寒行二首 寄裴施州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晚晴 復陰 後苦寒行二首

夜歸 寄栢學士林居 寄從孫崇簡 奉送蜀州栢二

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

司馬位 昔遊 虎牙行 晚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

大石刀歌

大曆三年在夔州所作

大歲日 元日示宗武 又示宗武 遠懷舍弟穎觀等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 將別巫峽

贈南卿兄漢西果園四十畝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

合却赴通州主簿前閬州賢子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垂

欲納采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正許他族親事遂停 人日

二首 月 江梅 庭草 月

大曆三年正月去夔出巫峽至江陵所作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

泊有詩凡四十韻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

公携酒樂相送率題小詩留於屋壁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

史律亭宴得筵字

秋移居公安及冬晚去岳州所作

移居公安山館 秋夜客舍 送覃十二判官 醉歌行贈

公安顏少府請願八題壁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公安

送韋二少府匡贊 贈虞十五司馬 公安縣懷古 公安

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北風 憶昔行 襄

王使君宅題二首 覽栢中允兼子任數人除官制詞因述

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曉發公

安數月憩息此縣 歲晏行 夜聞鐵索 發劉郎浦 泊

岳陽城下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郎判官

大歷四年正月自岳州之潭州未幾入衡州及復回潭州所作

登岳陽樓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贈韋七贊善 過南嶽

入洞庭湖 宿青艸湖 宿白沙驛初過湖南五里 小寒

食舟中作 清明二首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爲新句 岳

麓山道林二寺行 湘夫人詞 祠南夕望 遣遇 解憂

宿鑿石浦 早行 過津口 次空靈岸 宿花石戍

早發 次晚洲 登白馬潭 歸鴈 野望 望岳 容從

絕句六首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上巳

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江南逢李龜年 湘江宴錢表二端

公赴道州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新除司議郎萬州別

駕雖尚伏枕已聞理裝 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潭州送韋員外牧韻州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酬韋韻州見寄 千秋節有感二首 晚秋長沙蔡五侍

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州觀省 湖南送敬十使君適廣

陵 長沙送李十一銜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 登舟將適

漢陽 重送劉十弟判官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

友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柩歸上都二十韻 暮

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早蘇渙待御 送重表侄

王諷評事使南海 發潭州 燕子來舟中作 上水遣懷

同豆盧峯貽主客李員外賢子裴知字韻 詠懷二首

酬郭十五判官 歸鷹二首 白鳧行 朱鳳行 衡州送

李大夫赴廣州 旅夜書懷 清明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

新學堂呈陸宰

大曆五年夏避亂入衡州及至耒陽所作

入衡州 白馬 迴棹 憶鄭南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

中丞通簡台省諸公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聶耒陽

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代懷與盡本韻至縣呈聶

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於方田

以上是杜甫各詩創作的時代劃分，此外雖還有許多逸詩，

但以皆散見各處，不可據信，故不錄。就以上列而論，很

明顯的杜甫的詩，可分三個時期：

大亂以前是第一期（即自出生至天寶十四載 七一—

——七五五）置身亂離中是第二期（即自天寶十四載

至乾元二年 七五五——七五九）寄居成都艸堂以後

是第三期（即自乾元二年至死 七五九——七七〇）

三期中以第三期所作為最多，而以第二期所作為最佳，四

溟詩話云：

子美不遭天寶之亂，何以發忠憤之氣，成百代之宗：

的確，杜甫之所以成為百代詩宗，所以成為偉大的社會詩

人，安史之亂，實在有莫大的影響的。

今日透視創刊號目錄

- 社談
- 西安事變
- 戰爭與和平歟？（譯文）
- 談阻礙民衆與救亡運動（救亡小評）
- 聯合陣線與自我批判（救亡小評）
- 大敵前夜兩大壁壘的形成（國際評論）
- 最近物價上漲之意義與對策（國內述評）
- 河北省愛國火潮的高漲（譯文）
- 青島事件的始末（國內述評）
- 旁徨中的中國外交（國內述評）
- 挖洞（短篇小說）
- 吃人的話（隨筆）
- 人生如夢麼？（隨筆）
- 中華民族沒有恐日病（雜談）
- 愛好和平（雜感）
- 傀儡一週紀念（冀東通信）
- 溫泉節初
- 顧邑
- 伍義
- 幼嶺
- 顏星野
- 姜時
- 士生
- 金生
- 紀生
- 察生

定價		每册零售壹角	
册數	國內及日本香港澳門國外	全年十册	一元二角二分
半年六册	五角六分	半年六册	五角六分
郵票代價十足收用			

西北論衡

第四卷 第九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西北論衡社

發行者：西北論衡社

總經理：北平科學社

廣告價目	全	地	等
	裏十五元	位底外雙色底	級特 等優 等普 通
長期刊登	五元	五元	五元
特別優待	四元	四元	四元

通訊處 北平後門三眼井四十二號

本刊第四卷第三期目錄

時事評壇……………編者

評日本法西斯運動

對於廣田內閣的觀感

西北各地目前在政治上的危機

國際動向

偽國與外蒙的糾紛可以引起日俄的大戰嗎？……………醉瀛

論著

德國廢棄羅迦諾公約後之歐局……………愚公

德意志極權與軍用汽路……………許

東京事變的剖視……………濞塵

政府將要舉辦的遺產稅問題(專題討論)……………曹進行

由農工業的連繫性談到開發西北……………高映明

山西剿匪的面面觀……………曹善初

新疆的種族與人口……………熹亭

西北建設

寧夏渠道輯要(二)

讀書生活

詳新疆紀遊……………熹亭

文藝創作

初春插曲……………筱英

一念(詩)……………南星

一個佛賽德的秋熱(續)……………J Galsworthy 世卿譯

西北論衡月刊

北平西北論衡社發行

已出至四卷七期為西北政治經濟社會的剖解與綜述

內容有 時事評壇 國際動向 專題討論 西北建設
讀書生活 文藝創作

禹貢學會

邊疆叢書出版 第一種 西域遺聞

清陳克繩撰

是書分十一門：西藏事蹟，疆域，佛氏，政教，風俗，物產，屬番，與國，鄰番，裏巴二塘，建昌道統轄土司。

事蹟所載準會納兵始末，大兵進藏等事，岳鍾琪語，蓋當時身參戎幕，故特詳于他書。政教所釋衛藏之義，縱嚆之義，均為他書所未詳。又屬番所載桑駝駱駝海產白鹽藏民資之以食，至為重要，而是圖獨載產鹽之區，為他書所未及者。各門紀述，均極翔實，著者身歷之途，目擊之事，允為研究邊事之要籍也。

陳克繩字希范，浙江湖州人，雍正七年己酉舉人，十一年癸丑進士。官保縣，擢茂州，特題補打箭爐同知，出守嘉定，分巡川東，其一生行迹如此。

會址：北平西四牌樓小紅羅廠八號

本刊內容豐富，為新明氏頁

本刊內容豐富，為新明氏頁